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庾子山集卷八

詳校官左都御史_臣李紱

檢討_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朱鈴

校對官助教_臣卜維吉

謄錄監生_臣柳勲元

欽定四庫全書

庾子山集卷七

周 庾信 撰

錢唐倪璠纂註

表

賀平鄴都表

周書武帝紀云建德六年正月乙亥齊王傳位於其太子恒改元承光自號為太上皇壬辰帝至鄴齊王先於城外掘塹豎柵癸巳帝率諸軍圍之齊人拒守諸軍奮擊大破之遂平鄴隋書地志云魏郡鄴縣東魏都後周平齊置相州

臣某言臣聞太山梁甫以來即有七十二代管子曰封太山禪梁

甫者七十有二家史記封禪書曰七十二家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司馬相如封禪文曰繼詔夏崇琬諡略可

道者七十二君漢書音義項龍圖龜書之後又已三千

餘年尚書中候曰黃帝東巡河過洛修壇沈璧受龍圖於河龜書於洛赤文綠地廣袤九丈負理平上有

列星之分七政之度帝王錄記興亡之數以授之堯帝又修壇河洛昧爽禮備榮光出河休氣四塞白雲起迴風搖又東沉璧於洛日稷赤光起玄龜負書背甲赤雖文成字遂禪於舜言黃堯虞夏至今有三千餘年也雖

復制法樹司禮殊樂異周易曰制而用之謂之法左氏傳曰天生民而樹之君使司牧

之漢書匡衡曰三王至於文離武落剡木弦弧周易曰不同樂五帝各異尚

弧剡木為矢

席卷天下之心包含八荒之志

二語出過秦論

其揆一

矣

春秋握誠圖曰諸侯冰散席卷各爭恣妄張晏曰括結囊也言其能包含天下師古曰八荒八方荒忽極

遠之地也班彪王命論曰

伏惟皇帝陛下

謂周武帝也

握天

樞秉地軸

易通卦驗曰遂皇氏始出握機矩鄭康成曰遂皇遂人也但持斗機運轉之法春秋運斗

樞曰北斗第一天樞博物志曰地有三千六百軸括地象曰崑崙之山橫為地軸

駕馭風雲驅

馳龍虎

易曰雲從龍風從虎

沈雄內斷不勞謀於力牧

帝王世紀曰黃帝夢

人執千鈞之弩驅羊萬羣帝寤而嘆曰夫千鈞之弩異力者也驅羊數萬羣能牧民為善者也天下豈有姓力名牧者也於是依占求之得力牧於大澤進以為將黃帝因著占夢經十一卷藝文志有力牧兵法十五篇

天策勇決無待問於容成

列仙傳曰容成公者自稱黃帝師見於周穆王善補導之

事博物記曰容成氏造歷黃帝臣也

是以威風所振烈火之遇鴻毛旗鼓

所臨衝風之卷秋葉

陸賈典語云若衝風之摧枯枝烈焰之薰衰草竊聞伊洛

戎夷幽并僭偽

謂齊王也時伊維幽并皆為齊地

抱圖載籍已歸丞相

之府銜玉繫綬並詣中軍之營

漢書曰沛公西入咸陽還軍霸上蕭何盡收秦

丞相府圖籍文書又曰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繫頸以組封皇帝符節降枳道旁師古曰此組謂綬

也言齊主出降也

百年逋誅遂窮巢窟三代敵怨俄然掃蕩

竊聞

至掃蕩言平齊據祖宗之宿憤也百年逋誅者謂高歡入洛魏武西遷齊神武本魏室罪臣至今始伏其辜也

三代敵怨者魏分東西之後東魏靜帝遜位於神武之子齊文宣歷傳廢帝昭帝武成後主幼主而鄴乃亡西魏恭帝遜位於安定公之子周閔帝

昔周王鮪水之師

尚勞再駕

呂氏春秋曰武王伐紂至鮪水紂使膠鬲侯周問武王曰何日至武王曰將以甲子日至

膠鬲行天大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吏諫之武王曰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

軒轅上谷

之戰猶須九伐

史記曰黃帝姓公孫氏名曰軒轅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乃徵師諸侯與蚩

尤戰於涿鹿之野遂擒殺蚩尤張宴曰涿鹿在上谷索隱曰上谷涿鹿縣是

未有一朝指麾

獨決神慮平定寓內光宅天下

淮南子曰拱揖指麾而四海賓服說文寓籀文

宇二十八宿止餘吳越一星

地理志曰吳地斗分野也越地牽牛婺女之分野也

吳越春秋曰吳與越同音共律上合星宿下共一理晉書天文志云自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為星紀於辰在井吳越之分野屬揚州斗牛兩星皆星紀之次故云一星時江表未平吳越尚為陳有於天星缺斗牛之次

也千二百國裁漏麟洲小水

十洲記曰鳳麟洲在四海之中仙家煮鳳喙及麟角

合作膏名之續弦膠是也言四海俱歸所遺漏者係海外之一洲耳

若夫咸康之年四方

始定建武之代諸侯並朝不得同年而語矣

咸康疑咸陽又疑太

康漢光武年號建武

雖復八風並唱未足頌其英聲六樂俱陳無

以歌其神武

八風八方之風也六樂六代之樂也見左傳

坐鈞臺而誓衆如

啓繼夏禹之功

左氏傳曰夏啓有鈞臺之饗如夏姓也史記曰帝禹為夏后而別氏姓如氏

入商郊而問罪姬發成周文之志

牧誓曰時甲子昧爽王朝至於商郊牧野

乃誓姬周姓發武王名

無改之道大孝也與

出論語

當今鹿臺已散

離宮已遣

尚書曰散鹿臺之財離宮引秦時天子行幸之所如長楊宜春之屬西都賦曰離宮別館

三十兵藏武庫馬入華山

三輔黃圖曰武庫在未央宮蕭何造以藏兵器史記周本

紀曰散馬華山之陽華山在華陰縣南

立明堂之制奏大武之樂

應劭曰明堂所

以正四時出教化明堂上圓下方八牕四達布政之宮在國之陽上八牕法八風四達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重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旬七十二牖法七十二候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謂五時帝太昊之屬黃帝曰合宮有虞曰總章殷曰陽館周曰明堂鄭司農周禮注曰大武武王樂也武王伐紂以除其

害言其德能
成武功也

盛矣哉上天降休未之有也政須東南一

尉立於比景之南西北一候置於交河之北

楊雄解嘲曰東南一

尉西北一候向曰一候官名也銑曰候所以伺候遠國來朝之賓候亦官也地理志云龍勒玉門陽關有候也後漢郡國志云日南郡有比景縣水經注云自盧容縣至無繆越烽火至比景懸日中頭上影當身下與影為比如淳曰故以比影名縣閼閼曰比讀如蔭庇之庇影在已下言為身所庇也林邑記曰渡比景至朱吾縣浦今之封界也漢書曰車師前王治交河城有交河水分流城下言將定江南平突厥今天下一統也然後

命東后詔蒼冥衢壇琬碑銀繩瓊檢告厥成功差無慙

德

尚書曰肆覲東后封禪書曰東后者諸侯也漢書武帝紀曰上還登封泰山孟康曰王者功成治定告成

功於天封崇也助天之高也刻石紀號有金策石函金繩玉檢之封焉言天下一統之後將有封禪之事以報成功也
臣忝竊榮幸莅政東藩不獲躬到闕庭預觀大慶

不勝鳧藻踴躍之至

漢書中山靖王曰位雖卑也得為東藩曹子建求自試表曰位竊東

藩爵在上列呂向曰竊偷也謂無德偷居其位也信時為洛州刺史在國東藩矣東京賦曰闕庭神麗毛詩曰踴躍用兵曹植上責躬應詔詩表曰僻處西館未奉闕庭踴躍之懷瞻望反側班彪冀州賦曰感鳧藻以進樂
今顏延年秋胡詩曰鳧藻馳目成呂
延濟曰鳧鳥得水草歡躍而進也
謹遣主簿陪臣曹

敏奉表以聞

蔡邕獨斷曰諸侯境內自相以下皆為諸侯稱臣於朝皆稱陪臣

賀新樂表

周書天和元年冬十月甲子初造山雲儻以備
六代之樂建德三年冬十月甲辰六代樂成帝
御崇信殿集百官以觀之集
中郊祀歌辭所以備六樂也

臣等言臣聞天地順動則雷出為豫

易豫卦彖傳曰豫順以動故天地如

之象曰雷出地奮豫

聖人成功則風行有節

左氏傳曰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

故六德在咸池之宮山谷可調

樂動聲儀曰黃帝樂曰咸池淮南子曰有虞氏

其樂咸池呂氏春秋曰帝堯立命質為樂質乃效山林谿谷之音以歌

八風入承雲之奏

人神不雜

八風八方之風服虔曰八卦之風乾音石其風不周坎音草其風廣莫艮音匏其風融震

音竹其風明庶巽音木其風清明離音絲其風景坤音土其風涼兌音金其風闔闔淮南子曰有虞氏承雲九

韶竹書紀年曰我太祖文皇帝周太祖宇文泰體國經

野設官分職

二語周禮六官之辭

變魏作周移風正雅

魏姓拓跋氏周姓宇文

文氏孝經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世說曰荀公曾善解音聲調律呂以正雅樂

衣裳而朝萬國

珪璧而會諸侯

周易曰垂衣裳而天下治左氏傳曰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圭璧周

禮典瑞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以朝覲宗遇會同於王也

至於經綸

圖籍校讐煙燼

圖籍蕭何事注見前篇煙燼秦火也

樂正無缺章秩宗無

廢典

尚書曰后夔為樂正伯夷作秩宗

豈但商頌十篇得諸太師之室

子夏詩序曰那祀成湯也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為首

虞書五禮取於恭王之宮

漢書曰魯恭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聞鐘磬琴瑟之聲

遂不敢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

伏惟皇帝以下武嗣興中陽繼業

皇帝

周武帝也詩序曰下武嗣文也漢書高祖中陽里人

運日月之明動淵泉之慮

禮記

中庸篇云如日月之代明又云淵泉如淵

律厯著微無煩於太史

史記有律厯志易乾

鑿度曰天氣三微而成一著周禮太史屬春官禮記曰太史謁之鄭注云太史禮官之屬掌正歲年以序事也

陰陽晷度躬定於天官

釋名曰晷規也如規畫也說文曰晷日景也周禮鄭注云至日

度景至不夏日至之景尺有五寸冬至之景丈有三尺土猶度也建邦國以度其地而制其域天官書索隱注曰天文有五官官者星官也星座有尊卑若人之官曹列位故曰天官故得參考八音研

精六代

漢書律歷志曰八音土曰埙匏曰笙皮曰鼓竹曰管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鍾木曰柷周禮以六

樂之會正舞位釋曰六樂即六代之樂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是也

封晉魏為二

王序殷周為三恪

封晉魏謂司馬拓跋二氏也司馬裔碑云魏明帝時司馬楚之襲封瑯邪

郡王命王承制如賓之儀後周之受魏禪如周客二王之後矣左氏傳曰昔虞闕父為周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太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言今封晉魏為二王猶昔之序殷周為三恪也

雖優未干玉戚尚識典刑素韞纁裳猶因雄據

樂記曰比

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毛謂之樂鄭注云干盾也戚斧也武舞所執禮記曰有虞氏服韞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鄭注云韞冕服之韞也韞或作韞周禮司服鄭注云凡冕服皆玄衣纁裳正義曰玄衣纁裳者見繫辭黃帝堯

舜垂衣裳蓋取諸乾坤乾為天其色玄坤為地其色黃
但土無正位託於南方赤色赤與黃即是纁色故以纁
為名
未若山雲持起八卦成形鳳凰于飛九州觀德山

雲

謂山雲舞也八卦如服虔所說乾音石坎音草艮音乾
震音竹巽音木離音絲坤音土兌音金是也周易曰在
地成形左氏傳曰鳳凰于飛其鳴鏘鏘爾雅釋九州云
兩河間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雍州漢南曰荊州
江南曰揚州濟河間曰兗州濟東曰徐州燕曰幽
州齊曰營州樂記曰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
奏於八列合天元於六舞
周禮鍾師掌金奏金奏擊金
以為奏樂之節金謂鐘及鐸
又鼓人云以晉鼓鼓金奏鄭注云金奏謂樂作擊編鐘
疏云金則鍾也奏則擊也先擊鍾後擊鼓也左氏傳曰
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
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杜預曰用

八八八六十四人惟天子得盡物數故以八為列周禮大司樂有六舞舞雲門舞咸池舞大磬舞大夏舞大濩舞大武也又云凡舞有帔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也

聲含擊石更入登

歌調起初鍾還參玉管

尚書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周禮大祭祀帥瞽登歌令

奏擊拊鄭注云登歌歌者在堂也樂或當擊或當拊拊者擊石也初鍾黃鍾也禮樂器記管漆竹長一尺六孔尚書大傳曰西王母來獻白玉琯漢書音義曰古以玉作不但此也

足以感天地而通神

明康帝德而光玄象

漢書樂志曰夫樂者聖人所以感天地通鬼神安萬民玄象謂天象

也易曰天玄而地黃以天色玄故云玄象

昔者齋居玄扈為曲在於雲門

山海

經曰陽虛之山多金臨於玄扈之水郭璞注河圖曰蒼頡為帝南巡狩登陽虛之山臨於玄扈洛汭靈龜負書

丹甲青文以授之出此水中

師度盟津習舞歸於山立

括地志曰盟津周武王伐

紂與八百諸侯會處盟津亦曰孟津又曰富平津水經云小平津今云河陽津是也史記樂書曰大樂者象成者也總千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王肅曰總持千楮山立不動正義曰象武王伐紂持楮立以待諸侯至故曰武王之遂乃包括三名克諧一代

太平經典曰形體有三名天地人尚書曰八音

諧作者之謂聖天之所啓乎豈惟路鼓靈鼓空桑孤竹

周禮雷鼓靈鼓孤竹之管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靈鼓靈鼓空桑之琴瑟夏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路鼓路鼓於宗廟之中奏之鄭康成注云雷鼓雷鼓八面靈鼓靈鼓六面路鼓路鼓四面孤竹竹特生者空桑山名廣矣大矣輪焉奐焉

易繫辭曰夫易廣矣大矣禮記檀弓曰晉獻文子成室張老曰美哉

輪馬美哉真馬

是知零陵孝廉空傳玉管

漢書音義曰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

冷道舜祠下得白玉琯

始平太守虛稱銅尺

世說曰荀勗善解音聲時論謂之闡解遂

調律呂正雅樂每至正會殿庭作樂自謂宮商無不諧韻阮咸妙賞時謂神解每公會作樂而心謂之不調既無一言直勗意思之遂出阮為始平太守後有一田父耕於野得周時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試以已所治鐘鼓金石絲竹皆覺短一黍於是伏阮神識

臣等並預鈞天同觀張樂

張衡西京賦曰

天帝悅秦繆公而覲之饗以鈞天廣樂莊子曰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臣始聞之懼繼聞軒墀弘敞欄檻眺聽

說文曰軒曲輶藩車墀涂地也關門遮也檻櫺也

崇

牙業業猛簾趙趙

毛詩曰崇牙樹羽東京賦曰崇牙張鏞鼓設薛綜曰崇牙栒簾上板作劒

銘者良曰崇牙猶冀蘼以挂鐘鼓西京賦曰洪鐘萬鈞
猛蘼越越李善曰周禮鳧氏寫獸之形大聲有力者以

為鐘蘼薛綜曰翠鳳揚旌靈鼉樹鼓史記李斯諫逐客
曰建翠鳳之旗樹

靈鼉之鼓鄭康成曰月杳冥雲霧蕩薄丘陵東都賦云
丘陵為之

今云鼉皮可以冒鼓
震醴泉與甘露同飛赤雁與斑麟俱下漢書曰甘露降
醴泉生甘露元

年詔曰乃者鳳凰至甘露降故以名元年武帝紀云上
行幸東海獲赤雁作朱雁歌又曰上行幸雍獲白麟作

白麟聘魯請觀理當見其盛德左傳襄二十九年云吳
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

樂見舞韶箴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憐適齊
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

忘味定是知其盡美說苑曰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
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

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韶樂方作孔子至彼
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故樂非獨以自樂也又以樂人非
獨以自正也又以正人大矣於此
樂不圖為樂至於此盡美見論語
昔淵魚聽曲尚得聳

鱗握馬聞絃猶能仰秣

淮南子曰瓠巴鼓瑟而淫魚出
聽伯牙鼓琴騶馬仰秣高誘注

曰瓠巴楚人善鼓瑟淫魚喜音出頭於水而聽之淫魚
長頭身相半長大餘鼻正白身正黑口在頷下似鬲獄
魚而身無鱗出江中也江淹別賦云聳
淵魚之出鱗仰秣仰馬吹吐謂馬笑也臣等誠愧知音

敢忘悅豫若使詳其音律是所邈然但能記其鏗鏘於
斯為幸不勝慶悅之誠謹詣明堂奉表以聞

為閭大將軍乞致仕表

周書曰閻慶字仁慶河南河陰人也孝閔踐祚拜大將軍建德二年抗表致仕優詔許焉即此是也蓋子

山所作矣

臣某言

某閻慶也

臣聞禮云大夫七十致仕於朝傳家於子

膳則貳珍衣稱時制

曲禮曰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又云七十曰老

而傳鄭注云傳家事在子孫是宗子之父王制曰七十戴膳八十常珍又云七十時制正義曰貳副也膳善食也恒令善食有儲副不使有闕也珍謂珍奇美食時制謂一時可辦是衣物之難得者是年轉老所須辦轉切也臣自出身奉國四十餘年遭遇風雲從微至著太祖

文皇帝扶危濟難奄有關河臣實無堪中涓從事

漢書顏師

古注曰中涓官名
居中而涓潔也

自洛食風塵河梁旗鼓華陰有白馬

之兵河曲有黃沙之陣臣雖用命不能奇策功薄賞厚

因人成事恩澤年表常以愧心

周書閭慶傳云齊神武
舉兵入洛魏孝武西遷

慶謂所親曰高歡跋扈將有篡弒之謀豈有苟安目前
受其控制也遂以大統三年自宜陽歸闕太祖謂慶曰
高歡逆亂宇內分崩羣盜競興人皆徇已卿遂能盡忠
貞之節重君臣之義背逆歸順捨危就安雖古人所稱
何以加也即拜中堅將軍奉車都尉河橋之役有功及
却山之戰先登陷陣位至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雲中
大中正加侍中賜姓大野氏洛食風塵謂高歡入洛也
尚書洛誥曰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河梁旗鼓
謂河橋之役也華陰白馬之兵謂解華山圍也河曲黃
沙之陣謂平沙苑陣也史記平原君傳毛遂曰公等錄

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漢書有外戚恩澤侯表史記有功臣年表仰逢周朝以揖讓登

庸謳歌受命主貴臣遷頻煩榮寵

周書云孝閔帝踐阼就拜大將軍天和六

年進位

三槐以鑄鼎象物知其神奸五等以桓珪飾瑞

守其宮室臣以何德兼而有之

周禮曰三槐三公位焉左氏傳曰昔夏之方有

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魑魅罔兩莫能逢之周禮上公之禮執桓珪諸侯之禮執信珪伯執躬珪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注云雙植謂之桓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圭長九寸故玉人云圭長九寸公守之況復水土之職王梁以應讖

受徵兵戈之王韓信以登壇獨拜語其連類臣又何人

表弘後漢紀曰建武元年王梁為大司空封武強侯初赤伏符曰王梁主衛作玄武上以野王衛徙也玄武水神也大司空水神之官也乃以梁為大司空梁字君嚴漁陽安陽人也史記曰蕭何間韓信亡自追之謂漢王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

方今四海未寧三方鼎峙

三方謂周齊陳

也陛下勞心之日羣公展効之秋而臣甲子既多耄年

又及

左氏傳曰老將至耄又及之禮記曰八十九十曰耄鄭注云耄悞忘也按慶抗表在建德二年至隋

開皇二年薨年七十七計此時已六十六歲矣無參賓客之事謬達諸侯之班

尸祿素餐久紊彝典負乘致寇徒煩有司

詩云不素餐兮素空也無

德而食其祿曰素餐韓詩曰何謂素餐素者質也人但有質樸而無治民之材易解卦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虞翻曰負倍也二變時艮為背謂三以四艮倍五也五來寇三時坤為車三在坤上故負且乘小人而乘君子之器故象曰亦可醜也五之二滅坎坎為寇盜上位慢下位暴於二慢藏誨盜故致寇至貞吝象曰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加以寒暑乖違節宣失序風木交侵菁華已竭

韓詩外傳樹欲靜而風不定廣雅菁華也

雖復廉頗強飯馬援據鞍求欲報

恩何能為役

史記曰廉頗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以數困於秦兵思復得頗頗亦思復用於趙

趙王使使者視廉頗頗尚可用否廉頗之讐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既見廉頗頗為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趙王以為老遂不召後漢

書曰武陵將軍劉尚擊五溪蠻夷深入軍沒援因復請
行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被
甲上馬帝令試之據鞍顧盼以榮啓期之樂適足自貽
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

說苑曰孔子見榮啓期衣鹿皮裘鼓瑟而歌孔子問曰
先生何樂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惟人為貴而吾
得為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吾
既得為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
吾既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
終也處常得終吾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

燭之武之言無能為也

左傳僖三十年曰晉侯秦伯圍鄭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

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特乞解所居
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

官言從初服事符骸骨之請非謀几杖之賜

說苑曰晏子任東阿

乞骸骨以避賢者之路曲禮曰大夫致仕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若臣北陵移病東臯

歸老

史記曰司馬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西都賦曰北眺五陵茂陵在北故云北陵歸去來辭曰登東臯

以舒嘯秋興賦云耕東臯之沃壤

山河茅社一反司勳公侯珪璧還封

典瑞

張宴曰王者以五色土為太社封四方諸侯各以其方色土與之苴以白茅歸以立社周禮云司勳

屬夏官小司馬之職又云司勳掌六脚賞地之法以等其功公侯珪璧者周禮典瑞云公執桓珪侯執信珪伯執躬珪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是也春官宗伯有典瑞之職鄭云瑞節信也典瑞若今符璽郎釋曰案其職云掌玉瑞玉則朝無冒位之人臣免妨賢之責虞氏養老敢器之藏

希東序之榮周朝如荼豈望西郊之禮

禮記曰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

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
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
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鄭司農注云皆學
名四代相襲或上西或上東或貴在郊上庠右學大學
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東序東
膠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亦小學也西序
小學為有虞氏之庠制是以名庠云其立鄉學亦如之
周禮曰望而視之欲其茶白也注云韋草遠眊之當如
茅芳之色詩云有女如荼吳越春秋云軍皆白裳白髦
素甲素羽之增望之若茶是茶白色也此云周
朝如荼者謂養老老人髮白如茅芳之色也但瞻仰

天威方違咫尺徘徊城闕私增悽戀不任知止之情

左氏

傳曰天威不
遠顏咫尺

代人乞致仕表

臣邈言臣間一葉將隕寧待於風露百川皆到自竭者

潢汚

尚書大傳曰百川赴東海左氏傳曰潢汚行潦之水服虔曰畜小水謂之潢水不汎謂之汚杜預曰

停水也

臣輒感之以悲以咽臣某中謝臣仲春之末舊患

漸加雙足頗蹇四支不利扶步有邯鄲之失勉視無離

婁之明

莊子曰壽陵餘子學步於邯鄲失其故也直匍匐而歸耳又天地篇云黃帝遊於赤水之北登

乎崑崙之山南望而歸遺其玄珠使知索之不得使離朱索之趙岐孟子注曰離朱即離婁也

安可率

此留務渥茲恒典陛下恩周曲成未忍捐棄微臣困至

於亟轉不堪勝臣所以自咎自傷淚繼之血臣某中謝

臣特承先緒進不因人陛下憫臣無用舉直而有慙

史記

云上曰甚矣汲黯之慙也索隱曰慙愚也音涉降反

自奉圖太極宣緯中書

易繫辭曰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禮記曰王言如綸其陛下收臣以

出如緯鄭注云緯引棺索也緯音弗大索一心任臣以獨掌九年冀登宰輔八歲載踐宗伯出擁

千旄入叅衡鏡或雲臺之上徵臣預疇咨之旨

後漢書曰肅宗

詔賈逵入講尚書南宮雲臺

或日觀之下詔臣操刊勒之文

漢官儀曰泰山

東南日觀者難一鳴時見日欲出長三丈

美而暢之臣

所言日觀者望見長安其高如視浮雲

實尤忝明憲不敢以纖負玄造竟微於滴助日月其燡
冰炭交集誠懷伏以前陪政事親荷德音謂臣等經侍
軒墀子孫尚延保護臣荷螻蟻歟戴丘山臣宜生亦盡
命死且陳力竊不知終而不知止朝列三數與臣同儕
臣未六十推臣則幼獨臣彌當頓頓病不俟年盈量窮
涯滿而招損逾時每乖於勿藥永日猶繫於苞桑周易曰勿
藥有喜又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覽分必然貪榮所忌伏乞免臣見職
退畢餘生察臣榮不可支矜臣分不能強乃臣之幸也

豈悟仁壽之闈有此一時承明之廬無緣再謁

陸機與弟雲書

曰仁壽殿前有大方銅鏡仁壽殿名漢書武帝謂嚴助曰君厭承明之廬

心神已弊晷刻增

悲叨睿鑒則多士莫先違聖顏則小臣何遠惟冀三條

啓道萬乘巡京

西都賦曰披三條之廣路薛綜西京賦注曰萬乘天子也

悅西怨之

羣黎逮東封之從者危竄倘駐枯骨如存是臣之慙非

臣所望臣又聞驅奔効駕先輟於羸駘翔集賀成近遺

於鍛翮

羸駘驚馬也淮南子曰大厦成而燕雀相賀鍛翮殘羽也

彼尚知慕而況臣

哉聞未遑請臣之懇戀至於隳官臣合書罪無任戰慄

戀結之至

齊王進白兔表

代齊陽王憲作也

臣聞輿圖欲遠則玉虎晨鳴

河圖括地象曰令訾野中有玉虎晨雷聖人感期而

興轍迹方開則銀麋入貢

銀麋白鹿也史記周本紀曰犬戎以其職貢來王王遂征

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伏惟陛下明明在上翼翼居尊

毛詩曰明明在下陸士衡四言詩曰明明在上詩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

德動天關威移地

輻荆州星占曰北辰一名天闕河圖

是以風煙照燭毛

羽禎祥史不絕書府無虛日臣受服元戎用綏邊鄙轅

門所届始次熊山前茅慮無乃獲白兔

言齊王時方東討也劉熙釋名

曰元戎車在軍前啓突敵陣周所制也左氏傳曰邊鄙不聳熊山熊耳山也漢書地理志曰弘農郡盧氏熊耳

山在東伊水出東北入洛左傳宣十二年曰爲教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杜云在車之右者挾轅爲戰備慮無如今軍行前有斥候踰伏皆持以絳及白爲幡見騎賊舉絳幡見步賊舉白幡備慮有無也茅明也或曰**光鮮越雉色麗秦狐**太公金匱曰時楚以茅以旌幟

夷間之各以來貢越裳獻白雉重譯而至史記孟嘗君有狐白裘直千金入秦獻之昭王**月德符徵**

金精表瑞

傳玄擬天問曰月中何有白兔搗藥以月中有兔故云月德西方白帝是爲金德白主金

故云金精又月爲金精獲白兔爲金精之瑞也**呈祥與頌効異披圖**

左傳有與人之頌圖

瑞圖尊敬之迹既明應事之機斯兆臣之冀行實從陝

略尚書武王曰今予惟冀行天之罰陝略謂治陝州也時憲為雍州牧故云瑞以素質彌雄

西氣

西方為白帝之精在雍州陝路獲此白兔故曰彌雄西氣也

庶重承廟算方事

申威揜代偃齊分韓裂趙不勝鳧藻踴躍之情

齊王進蒼烏表

周書建德三年雍州獲青烏

臣某言

某謂憲也

臣聞飛南陽之雉尚開霸圖

列異傳曰陳倉人得異物

以獻之道遇二童子云此名為媼在地下食死人腦媼乃言彼二童子名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乃逐童子化為雉秦穆公大獵果獲其雌為立祠祭有光雷電之聲雄止南陽有赤光長十餘丈來入陳倉祠中所以代

俗謂之實夫人祠抑有由也

下建章之鵠猶調和氣

西京雜記曰始元元年黃鵠下

太液池上為歌曰黃鵠飛兮下建章羽肅肅兮行踰踰金為衣兮菊為裳啜啜荷兮出入蕪葭自顧菲薄愧爾

嘉祥况乃虞廷告瑞姬社呈祥

抱樸子曰昔有虞氏至孝三足鳥集其庭呂氏春秋

曰大王之時天先見火赤鳥銜丹書集於周社文王曰火氣勝故其色尚赤其事則火

咸高識哺

之心實貴能知之性

師曠禽經曰慈鳥反哺

伏惟皇帝陛下

謂武帝也

德教百姓孝刑四海

二語出孝經

攝提從紀天下文明

爾雅曰太

歲在寅曰攝提易曰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是以東海輸禽乍改黔質西山度

羽或變蒼精

博物志曰有鳥如鳥文首白喙赤足曰精衛常取西山之木石以填東海史記曰秦

更名民曰黔首按黔黑色也若蒼頭矣黔質亦謂蒼色也西山經云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郭璞注云三青鳥主為西王母取食別有棲息於此山也竹書曰穆王西征至於青鳥所解也臣去月三十日

行到陝州獲大都督莫仁回樂列稱於州射堂內見一

蒼鳥林薄回翔循環不去駐乘木之精轉司風之翼

東方

木帝為蒼精鳥蒼色故云乘木之精也三輔黃圖曰長安宮南靈臺有相風鳥遇風乃動即召儀同

某甲等同時觀見斯實禮敬所覃孝慈之感

張茂先曰慈鳥曰孝

鳥蔡中郎曰理宜歸瑞秘圖書祥帝冊用光至德取効至孝之應也

升平無令赤鳳留止偏為瘞玉之歌

列仙傳曰蕭史者秦穆公時人也善

吹簫穆公有女號弄玉作鳳鳴居數十年吹似鳳凰
鳳來止其屋為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不下數年一旦皆
隨鳳凰飛去故秦氏
玄鶴徘徊獨擅銜珠之舞
玉符瑞圖曰晉

作鳳女祠有簫聲
平公鼓琴有玄鶴二八而下銜明珠舞於庭一鶴失
珠覓得而去相鶴經曰鶴壽二百六十歲則色純黑

齊王進赤雀表

臣某言臣聞南陽雉飛尚論秦霸

漢書地理志曰南陽郡雉縣師古曰太康

地志云即陳倉人所逐二童子名寶雞
者雄止陳倉為石雌止此縣故名雉縣

建章鵠下猶明

漢德

漢書昭帝紀曰始元元年春二月黃鵠下建章宮
太液池中公卿上壽賜諸侯王列侯宗室金錢各

有
當今天不愛寶地必呈祥自應長樂觀符文昌啟瑞

三輔黃圖有長樂宮春秋文曜鉤曰魁戴匡六
星曰文昌宮為六府魏都賦云造文昌之廣殿
伏惟皇

帝陛下

周武帝也

欽明文思惟以劬勞成務歷象日月九釐

百工

尚書曰欽明文思安安又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
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又曰九釐百工庶績咸

熙海水無波天星不動

海不動言天無星隕之災也皆
星不動言天無星隕之災也皆

祥瑞之徵

去四月十三日獲隴右符府叅軍李暉牒稱戶屬

秦川清水郡伯陽縣文谷林在家庭獲一赤雀光同朱

鳳色類丹鳥降火飛精似入公車之府

史記封禪書曰
周得火德有赤

鳥之符索隱曰尚書中候及呂氏春秋皆云有火自天
止於王屋流為赤鳥五至以數俱來魚豢與畧云秦伯

出獵至咸陽有火鳥流下化流金成製若上凌雲之臺

為白雀啣綵丹書集於公車
王子年拾遺記曰魏明帝即位二年昆明國貢嗽金鳥
人云其地去燃州九千里出此鳥形如雀而色黃羽毛
赤密常翔翔海上羅者得之以為至祥聞大魏之德被
於遐遠故越山航海來獻大國帝得此鳥畜於靈禽之
園餽以真珠飲以龜腦鳥常吐金屑如粟鑄之可以為
器者漢武帝時有人獻神雀蓋此類也此鳥畏霜雪乃
起小屋處之名曰辟寒臺皆用水精為戶牖使內外通
光而常隔於風雨塵霧宮人爭以鳥吐之金用飾釵佩
謂之辟寒金故宮人相嘲曰不服辟寒金那得帝王心
不服辟寒鈿那得君王憐於是媚惑者亂爭此寶以金
為身飾及行臥皆懷挾以要寵幸也魏氏喪滅池臺鞠
為煨燼嗽金之鳥亦自翔翔矣凌雲臺亦魏明帝所造
拾遺記云魏明帝起凌雲
臺躬自掘土羣臣負畚

謹按赤雀銜書止於鄠戶周

之受命興乎此祥

尚書中候曰赤雀丹書入於豐止於昌前昌拜稽首受之

即事所

觀同符合契

符如漢銅虎符竹使符之類半留京師半以與之是也契如左傳所云使王叔氏與

伯與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杜預云合要契之辭也言今獻赤雀與古銜書可合符契也

實可圖

形瑞譜書頌儒林事足成臺名堪紀號

成臺如魏之辟寒臺是也注見

上文紀漢如漢神爵五鳳吳赤鳥之類以為年紀也

豈直雲中太守見赤心之奉

主

水經注曰雲中故趙地虞氏記云趙侯自五原河曲築長城東至陰山一箱崩不就見羣鵠遊於雲中非

徊經日火光在其下即於其處築城今雲中城是陳留耆舊傳曰魏尚繫獄有萬頭雀集獄樹尚曰夫棘中心赤外有棘蒙雀者爵命之祥也果為雲中太守

蓬萊童子知白環之報恩

吳均續齊

諧誌曰弘農楊寶性慈愛年九歲至華陰山見一黃雀
為鷓鴣巢所搏逐樹下傷癢甚多宛轉復為螻蟻所困寶
懷之以歸置諸梁上夜聞啼聲甚切親自照視為蚊所
噬乃移置巾箱中啖以黃花逮十餘日毛羽成飛翔朝
去暮來宿巾箱中如此積年忽與羣雀俱來哀鳴遶堂
數夕乃去是夕寶三更讀書有黃衣童子曰我王母使
者昔使蓬萊為鷓鴣巢所搏蒙君之仁愛見救今當受賜
南海別以四玉環與之曰今君子孫潔白且從登三公
事如此環矣寶之孝大聞於天下名位日隆子震震子
秉秉子彪四世名公及震葬時有大鳥降人謂真孝招
也臣等預觀休徵情迫恒慶不任鳧藻之至

為晉陽公進玉律秤尺斗升表

晉陽公晉國公護也周書武帝保
定元年五月晉國公獲玉斗以獻

臣某言

某護也

臣聞三才既立君臣之道已陳六位時成

禮樂之功斯正

三才天地人也周易曰兼三才而兩之又曰六位時成

故以叶和

日月測度陰陽悅豫兆人儀刑萬國者也伏惟皇帝

周高

祖武帝也

應籙馭天披圖受命據太陽而懸象履文昌而建

極

東京賦曰高祖膺籙受圖易繫辭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星經曰文昌七星如半月形在北斗魁前天

府主營計天下事其六星各有名文昌與三公攝提軒轅共為一體魏都賦曰造文昌之廣殿劉逵注云文昌

正殿名也

白環表讓德之符玄珪告成功之瑞

帝王世紀曰西王母慕舜

之德來獻白環禹貢曰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太階既平升中可習

長楊賦曰玉衡正而

太階平禮記曰升中於天鄭注云中
成也燎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
必當水逮千年山

稱萬歲

王嘉拾遺記曰黃河千年一清漢書曰武帝元
封元年登嵩高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荀悅曰

萬歲山神呼之也應劭曰
萬高縣有上中下萬歲里
伏見勅旨刊正音律平章歷

象奏黃鍾而歌大呂變孤竹而舞雲門

周禮云太師掌
六律六同以合

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
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是也孤竹管也雲門古樂

名亦見
周禮

莫不器取疎通聲從安樂四分既明三微且定

易乾鑿度曰天氣三微而成一著三著而成一體鄭康
成注云五日為一微十五日為一著故五日為一候十
五日成一氣也冬至陽始生積十五日至小寒為一著
至大寒為二著至立春為三著凡四十五日而成一節

故曰三著是以聞鐘於洛浦即變聲非國語曰周景王二十三年鑄無

而成為體也射而為之大林鐘成伶人告和王謂伶州鳩曰鐘果和矣對曰上作器民樂之則為和今民莫怨恨諺曰衆心

成城衆口鑠聽鐸於邯鄲先知響韻戰國策曰秦攻趙鼓鐸之音聞於北

金不知其和堂希早曰夫秦之攻趙不必急如此此召兵也必有大臣欲衡者耳王欲知其人旦日贊羣臣而訪之先言橫

者則其人也建信君果言橫邯鄲趙地也二分二至行於司厯之官左傳僖五年曰

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杜預曰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正義曰一年分為四時時皆九十餘日春之半秋之

半晝夜長短等晝夜中分一日刻故春秋之半稱春秋分也冬之半夏之半晝夜長短極極訓為至故冬夏之

半稱冬夏至也云司厯之官者謂太史也周禮云太史掌正歲年以序事頒告朔於邦國是也九變九

成被於中和之職

周禮司樂之職云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若樂八變則地祇

皆出可得而禮矣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釋曰言六變八變九變者謂在天地及廟庭而立四表舞人從南表向第二表為一成一成則一變從第二至第三為二成從第三至北頭第四表為三成舞人右轉身向南於北表之北還從第一至第二為四成從第二至第三為五成從第三至南頭第一表為六成則天神皆降若八變者更從南頭北向第二為七成又從第二至第三為八成地祇皆出若九變者又從第三至北頭第一為九成人鬼可得禮焉此約周之大武象武王伐紂禮記曰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也足以動天

地感鬼神被風俗平寒暑豈直吟嘯谿谷回翔鸞鳳而

已哉是知零陵廟前徒尋舜管

應劭風俗通曰詩云嘒嘒管聲簫管備舉禮樂

記云管漆竹長一尺六孔十二月之音也物貫地而牙故謂之管尚書大傳曰舜之時西王母來獻其白玉琯昔章帝時零陵文學吳景於冷道舜祠下得生白玉琯知古以玉為琯後乃易之以竹耳夫以玉作音故神人和鳳凰

始平城下空論周尺

晉書樂志曰阮咸常心識荀勗新律聲高以為高近

儀也哀思不合中和每公會樂作咸謂之不調勗以為異已乃出咸為始平相後有田父耕於野得周時玉尺勗以校已所治鍾鼓金石絲竹皆短校一米於此伏咸之妙優微咸歸勗既以新律造二舞次更修正鍾聲會勗堯未竟其業臣聞上制其禮下習其儀君定其法臣行其事謹

造玉律一具并玉秤尺斗升合等始得成功至於分粟

繫黍量絲數龠

漢書律歷志曰度長短者不失毫釐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絫

應劭曰十黍為絁十絁為銖孟康曰絁者墨蟲反師古
曰絁音來戈反此字讀亦音累紐之累律歷志又云度
量出於黃鍾之律度者分寸尺丈引所以度長短也本
起於黃鍾之管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以一黍之廣度之
千二百黍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
為引而五度審矣量謂侖合升斗斛所以量多少也本
起於黃鍾之侖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為一侖
十侖為一合十合為一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
嘉矣權者銖兩斤鈞石所以稱物知輕重也本起於黃
鍾之侖一侖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十六兩
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而五權謹矣權衡一物衡
平也權重也稱上謂之衡稱錙謂之權所從言之異耳
如彼志文是量度
權衡本起於律也

實以仰稟聖規詳參神思所冀節移

陰管無勞河內之灰

後漢書律歷志曰候氣之法為室
三重戶閉塗竅必周密布緹縵室

中以木為案每律各一內庖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莩灰抑其內端案厯而候之氣至者其灰去其為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章懷太子注葭莩出河內

氣動陽鐘不待金門

之竹

晉書樂志楊泉記曰取弘農宜陽縣金門竹為管河內葭莩為灰後漢書郡國志弘農郡宜陽縣金

門山出竹為律管

而琬琰事輕般倭慮淺

尚書曰弘璧琬琰在西序般魯般倭共工

見嵇康琴賦注

不足展采成均增輝度量

漢書律厯志曰鈞者巧也陽施其氣陰化

其物皆得其成就平均也三十斤成鈞虞書曰乃同律度量衡釋云度如字丈尺也量力尚反斗斛也

賈

器奉表以聞

進象經賦表

周書武帝紀云天和三年帝制象經成集百僚講說隋書經籍志象經一卷周武帝撰有王褒注王裕注何安注又有象經發題義又據小說周武帝象經有日月星辰之象或云以孤虛衝破寓於局間非俗象慕車馬之類也注詳第一卷象戲賦子山作賦進之故進表云

臣某言臣伏讀聖製象經并觀象戲私心踴躍不勝忭舞伏以性與天道本絕尋求直以懸諸日月遂獲瞻仰

論語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揚雄答劉歆書曰是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九州既奠

近對河圖

左傳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謂

四

轍中繩全觀玉策

穆天子傳曰天子至於羣玉之山四轍中繩先王之所謂策府未飛

玄鶴先聞金石之聲

尚書大傳曰虞舜歌樂曰和伯之樂舞玄鶴又韓子曰師曠奏清徵

有玄鶴二

不上赤城獨見煙霞之氣

孔靈符會稽記曰赤城山名皆赤狀

八集廊門

似雲霞懸雷千仞謂之瀑布飛流洒散冬夏不竭支遁

天台山銘曰往天台當由赤城山為道徑天台山圖曰

赤城山天台

置管而測光景愈高沉玉而觀淵泉益遠

之南門也

東方朔客難曰以管窺天管子淵深不涸沉玉極矣

寢不自涯課虛為賦辭非寥

亮學無雕刻

向秀思舊賦曰發聲寥亮雕刻揚子雲所謂雕蟲篆刻是也

遂敢陳述

誠為厚顏

詩云顏之厚矣

况復日之遠近本非童子所問

列子曰孔

子東遊見二小兒辨鬪問其故一小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小兒曰以日出時遠而日

中時近一小兒曰日初出時大如車蓋及日中時如盤
盂此不為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小兒曰日初出滄滄
涼涼及其小而探湯此不為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
不能決兩小兒曰孰謂汝多知乎天之渾蓋

豈是書生所談

後漢書曰張衡研覈陰陽妙盡璇璣之
正作渾天儀著靈憲算罔論言甚詳明

注云漢名臣奏曰蔡邕曰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
一曰宣夜一曰渾天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術數具
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惟渾天者近得其
情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晉書天文志曰古
言天者有三家一曰蓋天二曰宣夜三曰渾天蔡邕所
謂周髀者即蓋天之說也其本庖犧氏立周天厯度其
所傳則周公受於殷商周人志之故曰周髀髀者股也
股者表也天圓如蓋地方如棊局天旁轉如推磨而左
行日月右行隨天左轉故日月實東行而天牽之以西
沒譬之蟻行磨石之上磨左旋而蟻右去磨疾而蟻遲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七

故不得不隨磨以左迴焉天形南高而北下日出高故見日入下故不見天之居如倚故極在人北是其證也極在天之中而今在人北所以知天之形如倚蓋日朝出陽中暮入陰中陰氣暗冥故沒不見也夏時陽氣多陰氣少陽氣充明與日同輝故日出即見無蔽之者故夏日長也冬天陰氣多陽氣少陰氣暗冥掩日之光雖出猶隱不見故冬日短也渾天儀注云天如雞子地如雞子中黃孤居於天內天大而地小天表裏有水天地各乘氣而立載水而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度之一又中分中則半覆地上半繞地下故二十八宿半見半隱天轉如車轂之運也諸論天者雖多然精於陰陽者張平子陸公紀之徒咸以為推步七曜之道度厯象昏明之證候校以四八之氣考以漏刻之分占晷影之往來求驗於事情莫密於渾象者也張平子既作銅渾天儀於密室中以漏水轉之令伺之者閉戶而唱之其伺之者以告靈臺之觀天者曰璇璣所加某星始見某

星已中某星已沒皆如合符也云天
之渾蓋者渾天蓋天二家之學也
冒用奏聞伏增流

汗之至

賀傳位於皇太子表

周書宣帝紀云大成元年帝傳位於太子衍大
赦天下改大成元年為大象元年帝於是自稱
天元皇帝所居稱天臺冕有二十四旒車服旗
鼓皆以二十四為節內史御史內正皆置上大
夫皇帝衍
稱正陽宮

臣某言伏見二月十九日詔傳位於皇太子昔者降居
弱水登庸有優劣之殊

水經注曰黃帝長子昌意德劣
不足紹承大位降居弱水為諸

侯馬娶蜀山氏女生顓頊於若水之野有聖德
二十登帝位承少昊金官之政以水德寶曆矣
來朝櫟

陽繼體有君臣之異

漢書曰高帝歸櫟陽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亡二日

王無二王皇帝雖于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
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上朝太公擁彗迎門

卻行上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奈何以我亂天
下法於是上心善家令言賜黃金五百斤上尊太公曰

太上皇參同契長子繼父體漢書
平當曰今漢繼體承基三百餘年不得與夫天之兩日

日之再中並耀聯輝重明雙照同年而語矣

易離卦彖曰重明以

麗乎伏惟天元皇帝

周宣帝也周書本紀云帝傳位太子自號天元皇帝又云每對臣下

自稱惟聖作聖惟親尊親降意於與能鳴謙於神器
為天

辭曰百姓與能謙卦
二爻曰鳴謙貞吉
欲令百二相和先聞揖讓之風天

下無為早識吾君之子是以運獨見之明行非常之事

先天不為後天而奉

易乾卦文言之辭也

皇太子身貞萬國道照

四門

周易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虞書舜典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孔傳曰四門四方之門也

夙膺

再命之符實允基天之命非闕復子明辟異於遷虞事

夏

尚書曰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遷虞事夏謂禹受舜禪也言帝與太子乃是父子本當傳位既非

周成之復還亦異虞夏之革命也

既損既益尚或二天為離為火何妨

兩日

論語曰所損益可知也易離卦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四方說卦曰離為火為日言天元皇

帝居天臺皇帝居正陽宮為二天兩日也

且平陽蒲阪賢臣則二十五人

史記

注皇甫謐曰舜所都或言蒲阪或言平陽或言潯潯今上谷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平陽今晉州城是也潯今媯州城是也蒲阪今蒲州南二里河東縣界蒲阪故城是也舜興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孔安國曰禹垂益伯夷夔龍六人新命有識四岳十二牧凡二十二人特勅命之馬融曰稷契皋陶皆居官久有成功但述而美之無所復勅禹及垂已下皆初命凡六人與上十二牧四岳凡二十二人按書云二十二人此言二十五人其以二十二人之外加顯頊高辛才子則一十稷契皋陶三人為二十五人耶

顯頊高辛才子則一十

六族

左傳文十八年季文子云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數檮戴大臨龙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

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肅共懿宣

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
杜預云高陽顓頊之號高辛帝嚳之號
與此計事何

遽無成襲乎鼓之軒乎舞之
帝乃載歌襲乎鼓之
軒乎舞之襲丑良切
自當

八風通慶雲聚五老同遊三星連曜
五經通義曰八風
者八卦之氣八風

以時至則陰陽變化之道成萬物得以時育生也史記

天官書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都紛紛是謂慶雲論

語考比諡曰仲尼曰帝堯率舜等升首山觀河渚見五

老入於河漢書天文志曰天脰而景星見孟康曰有赤

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兩黃星
豈直雙龍再賜

青方中有一黃星凡三星共為景星也

九雉重飛而已哉
山海經曰大樂之野夏后啓於此舞
九代馬乘兩龍琴操曰越裳操周公

所作也周公輔成王成文武之王道越裳重九譯
而來獻白雉周公授琴而歌受之獻於文王之廟
皇帝

邈然姑射正當乘雲馭龍

皇帝周宣帝也莊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

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馭龍而遊於四海之外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

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

問道崆峒豈復先秋木落

莊子曰黃

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崆峒之上故往見之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捐天下築持室締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之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語以至道言宣帝棄其天下傳位有如臣生預堯年時逢舜日唐堯之遊姑射黃帝之訪崆峒

觀維新之慶實倍萬恒情

為杞公讓宗師驃騎表

代杞國公亮作也周書列傳云亮字乾德襲杞烈公爵天和末拜宗師進位大將軍

臣某言伏見詔書以臣為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宗師中大夫伏奉綸言心竄震懼

之涉反失氣也

臣聞

堯分四岳是以望秩山川

堯典帝曰咨四岳孔安國曰四岳即上羲和之四子分掌

四岳之諸侯故稱焉舜典曰歲二月東巡至於岱宗柴望秩於山川

舜命九官是以光華

日月

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應劭曰尚書曰禹作司空稟后稷契司徒咎繇作士師垂共

工益朕虞伯秩宗夔典樂龍納言凡九官

必須儀刑以德明試以功乃可協

和萬邦咸熙庶績

此皆尚書之辭

臣幼無學植長闕裁成

左氏傳曰

學猶植也周易曰裁成天地之道

鴻都之門不能定其章句

後漢書曰靈帝光和

三年始置鴻都門學生鴻都門名也蔡邕傳曰邕拜郎中校書東觀漢記郎熹平四年乃與堂谿典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策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萬餘兩填塞街陌又云初帝好學自造皇義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為文賦者本願以經學相招後諸為尺牘及工書烏篆者皆引名遂至數十人並侍制鴻都門下

雞鹿之塞無以

名其碑碣

漢書曰甘露二年單于入朝歸國漢遣董忠等將騎將六千又發邊鄙郡士馬以千數送

單于出朔方雞鹿塞師古曰在朔方窳渾縣西北

憑天潢之派水附若水之分

枝

言杞公亮姓宇文氏與帝同枝派也漢書天文志曰西宮咸池曰天五潢五潢五帝車舍淮南子曰若木

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華照地

東岳則朝宿有名南宮則門闌有籍

東岳

泰山也朝宿朝宿之邑也若春秋鄭有泰山之枋衛取有閭之土皆近泰山者也左氏傳說諸侯有大功德乃有朝宿湯沐之邑矣後漢書曰顯宗圖畫建武中名臣列將於雲臺注云雲臺在南宮也說文曰闌門遮也

在臣庸劣久知滿盈武陽以功臣之重特拜宗師東平

以母弟之尊超登上將臣有何德能兼此榮

漢書曰景帝二年制

詔御史故相國蕭何高皇帝大功臣所與為天下也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其以武陽縣戶二千封何孫嘉為列侯後漢書曰光武皇帝十一子光烈皇后生顯宗及東平憲王蒼故云母弟蒼本傳云顯宗甚愛之及即位拜

為驃騎將軍置長史掾史員四十人位在三公上

臣早傾庭蔭曾未扶牆母氏

慈訓哀矜苦勞甫及成人復垂捐棄几筵如在忍離鞠

養之恩終天無報叩地難任欲草土丘陵終身瑩域霜

露申復時之感燕雀展迴翔之心不悟天澤沛然謬垂

提拔當今玉燭調和既非金草之世

爾雅曰四時調和謂之玉燭禮記曰

枉金草疏云金草謂軍戎器械也

璿璣齊正豈忘松楸之餘

尚書曰璿璣玉衡以

政齊七况復一枝蹠曲終危九層之臺一股涪蹄必傷千

里之駕

言已不堪用也莊子曰吾有樹人謂之樗其小枝拳曲而不中規矩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之

臺費用千金謂左右曰敢有諫者斬荀息聞之上書求見靈公張弩持矢見之曰臣不敢諫也臣能累十二博碁加九難子其上公曰子為寡人作之荀息正顏色定志意以碁子置下加九難子其上下左右懼惛息靈公氣息不續公曰危哉危哉荀息曰不危也復有危於此者公曰願見之荀息曰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耕女不織國用空虛鄰國謀議將興社稷亡滅君欲何望靈公曰寡人之過也乃至於此即壞九層臺也 皇帝

欽明文思光宅區宇禮格四方無容奪臣之志孝治天下自當哀臣此情太宗為師更求同姓之國元戎參乘

別選賢能之臣

太宗句辭宗師也元戎句辭驃騎也晉書武帝紀云咸寧三年詔曰宗室戚屬

國之枝葉欲令奉率德義為天下式然處富貴而能慎行者寡召穆公糾合兄弟而賦棠棣之詩此姬氏本枝

百世也今以衛將軍扶風王亮為宗師當施行
皆諮之於宗師也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伏願覽

青蒲之奏曲允微誠
漢書曰史丹直入卧内伏青蒲上應劭曰以青規地曰青蒲詔

鳳凰之池特收嚴召
晉書曰以荀勗為尚書令勗久在中書專管機事及失之甚罔罔悵

悵曰奪我鳳凰池諸君賀我耶則天慈無涯私願獲從臣之容身便當

有地不任荒悚戰懼之誠謹詣朝堂奉表以聞

功臣不死王事請門襲封表
一作請功臣襲封表

臣間以法施民必傳祀典以勞定國必有承家孫叔敖

祭酹無間有傷良相
史記曰孫叔敖為楚相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貧困往見優孟言孫

叔敖子也居數年其子貧負薪逢優孟
優孟言之於王封之寢丘四百戶也
女叔齊盾嗣絕

沒實貶賢臣

晉語曰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曰自
此其父之死吾蔑與比而事君矣此其父

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韋
昭曰司馬侯晉大夫女叔齊也謹案大統十六年格

先有封爵死於王事絕嗣者聽以支子繼絕非死王事

不許承封前牒五等功臣皆是勤勞王室身當患難扞

禦災禍翼贊大猷一日遇疾身捐館舍不幸無胤享嗣

便絕於禮則不足於義則有傷未求上林之獵已削其

侯

漢書蕭何為請曰長安地陋上林多空地棄願令民
得入田毋收藻為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

物為吾請苑乃下何廷尉械繫之數月因王衛言乃赦出何

不服襜褕之衣先除其

國

漢書年表曰武安侯田蚡薨子恬嗣五年元朔三年坐衣襜褕入宮不敬免師古曰襜褕直裾裋衣也襜

音昌占反
音踰

伏惟皇帝崇德旌庸興亡繼絕聞鼓鼙而思

將帥畫雲臺而念舊臣

樂記曰鼓鼙之聲謹謹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

思將帥之臣後漢書曰永平中顯宗追感前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

豈有功存社

稷而無後可守事盡忠貞而無祠可祭周於藩屏為約

事在世功

左傳富辰曰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又衆仲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

漢以山河

為誓義存長久

漢書功臣年表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於是

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又作十八侯之位次臣聞存人之國大於救人之

災立人之後重於封人之墓

史記正義曰封謂益其土及畫疆界

竊以殷

朝繼及無廢小宗周室興亡貴存身後

春秋正義曰禮有大宗小宗天

子諸侯之庶子謂之別子及異姓受族為後世之始祖者世適承嗣百世不遷謂之大宗為父後者諸弟宗之五世則遷謂之小宗五世遷者謂高祖以下喪服未絕其繼高祖之嫡則總服之內共宗之繼祖繼禰所宗及亦然故鄭玄喪服小記注云小宗有四或繼高祖或繼曾祖或繼祖或繼禰皆至五世則遷以總服既窮不相宗敬故疏即遞遷也繼及謂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也興亡所謂興滅繼絕是也言殷周以來皆有襲封之事也

紹高密者累葉宣專鄧禹之正胤

後漢書曰鄧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封

高密侯永平元年年五十七薨諡曰元侯帝分禹封為三國長子震為高密侯襲為安昌侯珍為夷安侯少子鴻為小侯鄧氏自中興後累

葉寵貴凡侯者二十九人

嗣平陽者重世何必曹參

之嫡孫

漢書曰曹參沛人也封平陽侯子宙嗣傳國至曾孫襄襄子宗嗣有罪完為城旦至哀帝時乃

封參玄孫之孫本始為平陽侯二千石王莽時薨子弘嗣建武中先降河北封平陽侯至今公侯

愚謂

生有其勞死非王事雖在支庶並聽承襲幸使伯有之

竟不能為厲

左傳昭七年曰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

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太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

吾為之歸也太叔曰公孫洩何為子產曰說也為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為淫厲况良霄我先君穆公之冑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腴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

若敖之鬼其無餒而

左傳宣四

年曰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憾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及皐澣之戰遂滅若敖氏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

復其所改
命曰生

幽顯對揚神人咫尺

尚書曰神人以和左氏傳曰天威不遠顯咫尺

杜預云八寸曰咫

庾子山集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庾子山集卷八

周 庾信 撰

錢唐倪璠纂註

啓

謝滕王集序啓

周書云滕王逌字嗣固突文帝子也逌製庾信集序作啓謝之

信啓伏覽制垂賜集序

始皇本紀皇命為制此於王稱制矣

紫微懸映如

傳闕里之書

春秋合誠圖曰北極星五在紫微中紫微大帝室太乙之精也括地志云兗州曲阜

縣魯城西南三里有闕里中有孔子宅宅中有廟孝經援神契曰孔子制作孝經向北辰而拜

青鳥遙

飛似送層城之壁

山海經曰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又云蛇巫之山一曰龜山西王母綈几

而戴勝杖其南有三青鳥為西王母取食在崑崙虛北淮南子云崑崙山上有層城九重楚辭曰崑崙縣圃其尻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幾里王子年拾遺記曰崑崙山上有九層旁有瑤臺十二各廣千步皆五色玉為臺基

若夫甘泉宮裏玉樹一叢

楊雄甘泉賦曰翠玉樹之青蔥兮璧馬屏之璘璫李善注

云漢武故事曰上起神屋前庭植玉樹珊瑚為枝碧玉為葉

玄武闕前明珠六寸

北

玄武闕前謂北闕也列仙傳曰朱仲常於會稽市上販珠高后時下書募三寸珠仲讀購書笑曰直值汝矣齋三寸珠詣闕即賜五百金魯元公主復私以七白金從仲求珠仲獻四寸珠於闕即去

不得譬

此光芒方斯燭照

言道之文章光芒燭照雖珠玉不能比也

有節有度即是

能平八風愈唱愈高殆欲去天三尺

左傳曰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

殿下雄才蓋代逸氣橫雲濟北顏淵關西孔子

濟北先賢傳曰

戴宏字元襄鄆縣人為郡督郵府君欲捷之宏曰今鄙郡推仰公咸以為仲尼君國以宏為顏回豈聞仲尼有

捷顏回之義後漢書楊震傳曰關西孔子楊伯起

譬其毫翰則風雨爭飛論其

文采則魚龍百變蒲桃繞館新開碣石之宮

上林賦曰櫻桃蒲陶

郭璞注云蒲陶似燕萁可作酒也史記孟軻傳曰騶衍如燕昭王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正義曰碣石宮在幽

州薊縣西三十里寧臺之東

修竹夾池始作睢陽之苑

史記曰梁孝王築東苑方

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索隱曰如淳云在梁東北離宮所

在也今城東二十里臨新河有故琉璃泛酒鸚鵡承杯
臺址俗云平臺又一名修竹苑

張隱文士傳曰潘尼與同僚飲主人有琉璃椀使客賦
之凡於座上立成鮑照淮南王詩云瑠璃作盤牙作盤
南州異物志曰鸚鵡螺狀如覆杯頭似鳥頭向其腹視
似鸚鵡故名郭璞江賦云鸚鵡螺蛻蝸又嶺表錄異云鸚
鵡螺旋尖處屈而朱如鸚鵡嘴故以名殼裝為酒杯奇
而可玩亦有範金為形者梁簡文書曰車渠屢酌鸚鵡
傾鳳穴歌聲鸞林舞曲山海經曰爰有歌舞之况復仁
雲逐雨迴雪隨風高唐賦云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洛湖
陽之尉既成為喜之因春陵之侯便是銷憂之地言以

新野封道本漢之南陽也周書滕王傳云宣政元年伐
陳詔道為元帥節度諸軍事大象元年五月詔以荊州

新野郡邑萬戶為勝道出就國後漢書曰先武殺湖陽尉軍中分財物不均衆患恨欲反攻諸劉光武敎宗人所得物悉以與之衆乃悅注云湖陽屬南陽郡今唐州縣也袁宏後漢紀曰孝景帝生長沙定王發武帝世諸侯得分封子弟以冷道縣春陵封發中子買為春陵節侯元帝時節侯之孫孝侯以南方卑濕請徙南陽於是親俱徙焉按郡國志新野春陵湖陽俱屬南陽郡言適伐陳若光武殺湖陽尉分財與人衆皆悅是既成為喜之因也及封荊州新野萬戶使出就國又若春陵孝侯請徙南陽是為銷憂之地也

某本乏材用無多作述加以建鄴陽九

劣免儒劓江陵百六幾徙士壠

滕王庾信集序云昔陽都有集十四卷值太清

罹亂百不一存及到江陵又有三卷即遺軍火一字無遺建鄴陽九謂武帝太清三年侯景之亂也江陵百六

謂元帝承聖三年敗於魏軍也漢書律歷志云易九
曰初入元百六陽九孟康曰易傳也所謂陽九之厄百
六之會者也初入元百六歲有厄者則前元之餘氣也
若餘分為閏也後漢衛宏古今奇字序曰秦始皇改古
文為篆隸國人多謗乃召諸生至者皆拜為郎凡七百
人密令冬月種瓜於驪山硯谷中溫處瓜實使往視之
先為伏機諸生方相論辨發機填之以土皆終命至如
戰國策顏觸曰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壘也

殘編落簡並入塵埃赤軸青箱多從灰燼

子山自謂太清江陵之亂

已之文集皆一字無遺也比年疴恙彌留光陰視息桑榆已迫蒲柳

方衰

淮南子曰日垂影在樹端謂之桑榆袁宏後漢紀光武詔曰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爾雅曰楊蒲柳郭

璞注云可以為箭左傳所謂董澤之蒲疏云楊一名蒲柳生澤中可以為箭世說云顧悅曰蒲柳之姿望秋先

零松柏之質
經霜猶茂

不無秋氣之悲實有途窮之恨

宋玉曰悲哉秋之為

氣也晉書曰阮籍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轍所窮輒慟哭而反

是以精采替亂頗同

宋玉

替莫遠切替亂迷惑也宋玉神女賦云目畧微眇眇精采相授楚辭曰中替亂兮迷惑

言辭蹇

吃更甚揚雄

漢書揚雄為人簡易蕩佚口吃不能劇談

一吟一咏其可知矣

言已目昏口吃吟咏之不足觀可知

好事者不求知音者不用

漢書揚雄傳贊曰時

有好事者載酒肴從遊學韓詩外傳曰夫參天下賢人也其習知音矣

非有班超之志遂

已棄筆

後漢書曰班超與母隨至洛陽家貧嘗為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嘗輟業投筆嘆曰大丈夫無

他志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

未見陸機之文久同燒硯

晉書陸機傳云弟雲嘗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燒其筆

硯至於凋零之後殘缺所餘又已雜用補袍隨時覆醬

按後漢書羊續舉緼袍以示之疑是用紙作絮補袍漢書曰楊雄作太玄法言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應注曰瓿音節小甕也聖慈

憐愍遂垂存錄始知揄揚過差君子失辭比擬縱橫小

人迷惑

君子謂滕王小子山自謂也

荆玉抵鵲正恐輕用重寶

韓子曰卞

和抱其璞哭於荆山之下鹽鐵論曰崑山之旁以玉璞抵烏鵲

龍淵削玉豈不徒勞神

慮

後漢書曰肅宗嘗賜諸尚書劔惟韓稜鄧壽陳忠特以寶劔自手署其名曰韓稜楚龍淵晉太康記曰汝

南西平縣有龍淵水可淬刀劍特堅利古龍淵之劍取
於此矣孔叢子曰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錕鋹之劍
用之切玉如泥焉荆玉匠石迴顧朽材變於雕梁莊子
龍淵皆喻滕王之文也

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樛樹其大蔽牛絮之百圍其高
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
匠石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
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
不輟何耶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為舟則沉以為
棺則速朽以為器則速毀以為門戶則液樞以為柱則
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孫陽一言奔蹏成於駿馬
可用故能若是之壽

伯樂

秦穆公時善相馬者也桓寬鹽鐵論曰騏驥負鹽車垂
頭於太行之坂見伯樂則噴而長鳴漢武帝詔云馬或
奔蹏而致千里匠石孫陽喻滕故知假人延譽重於連
王也朽材奔蹏子山自喻也

城借人羽毛榮於尺玉

言己之文集藉王作序而重也西京賦曰所好生羽毛

溟

池九萬里無踰此澤之深

莊子曰冥海者天池有魚焉其名曰鯢有鳥焉其名曰鵬

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

華山五千仞終嵬斯恩之重

括地志云華山在華

州華陰縣南八里古文以為敦物也山海經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廣十里包咸論語注云七

尺曰仞

即日金門細管未動春灰

後漢書郡國志曰弘農郡宜陽有金門山出竹

為律管司馬彪續漢書曰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罅必周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為按每律各一庫外高從

其方位加律上以葭灰抑其內端按律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其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

石

壁輕雷尚藏冬蟄

左氏傳曰閉蟄而烝又云火伏而後蟄者畢正義曰十月始蟄至十一月

則遂閉之王制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鄭注云昆
明也昆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陰陽即寒溫也伏願

聖躬與時納豫南陽寶雉幸足觀瞻

史記封禪書曰野
堆夜雉以一牢祠

命曰陳寶臣瓚曰陳倉縣有寶夫人或一歲二歲與葉
君合葉君來時天為之殷殷雷鳴索隱曰葉縣名在南

陽葉君即雄雉之神

故時與寶夫人合也酈縣菊泉差能延壽

郡國志曰南
陽縣有酈侯

國注云威宏之荊州記曰縣北八里有菊水其源悉芳
菊水極甘馨又中有三十家不復穿井即飲此水上壽
百二十中壽百餘七十者猶以為天司空王暢太傅袁
隗為南陽令縣月送三十餘石飲食澡浴悉用之太尉
胡廣父患風羸南陽恒汲引此水疾遂瘳此菊莖短葩
大食之甘美異於餘菊廣又收其實種之京師遂處處
傳植之按滕王本傳詔以荊州新野郡邑萬
戶為滕道出就國荊州新野古南陽地也伏遲至酈

可期從梁有日

至郭喻滕王若魏太子陳思王已如吳質等也從梁喻滕王若漢梁孝王已如

司馬相如枚乘等也

同杞子之盟會必欲瞻仰風塵

左傳桓十年公會杞侯莒

子盟於曲池

共薛侯而來朝謹當逢迎冠蓋

左傳隱十一年云滕侯薛侯來

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世族譜云薛任姓黃帝之苗裔奚仲封為薛侯今魯國薛縣是也又按適以大象元年出就新野二年朝京其冬為隋文帝所害是序當在新野時所作言來朝之日冀與王相接也滕道本後周宗室如古滕侯故云並薛侯而來朝也

魚腸尺素鳳足數行書

此謝辭終知不盡

古詩云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鳳足疑作雁

足轉寫之誤也漢書常惠勅漢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繫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言作此謝

啓從長安遙寄新
野不盡所懷也 謹啓

答趙王啓

答趙王招也

仰承張幕全韓連營上地

周書趙王招傳云建德三年除雍州牧大軍東討招為後

三軍總管全韓謂宜陽故韓國城上地謂綏州 澠池置陣解鄧禹之圍

袁宏後漢紀曰

建武三年拜馮異征西大將軍鄧禹既被徵與車騎將軍鄧弘還至華陰欲進兵擊赤眉馮異曰赤眉衆多可以思信傾難以兵力破也上令諸將屯澠池要其東異相連緩擊其西上自待其會可一舉取之萬全之計也禹弘自以西征又被徵當還欲一戰決之遂戰移日禹軍大敗馮異將兵救之不勝棄軍走與麾下數人歸營又收散卒堅壁會赤眉饑困乃謀擊之大破之降者八萬餘人十餘萬東走宜陽璽書勞異曰垂翅回谿奮翼

澠池失之東隅
收之桑榆是也

函谷開關削王元之印

後漢書曰隗囂將王元說囂曰

按秦舊迹表裏山河元請以一丸泥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之利也

蜂旗朝上刀斗夜

鳴

王子年拾遺記曰周武王東伐紂夜濟河時雲明如畫八百之族皆齊而歌有大蜂狀如丹鳥集王舟因

以鳥畫其旗翼日而梟紂名其船曰蜂舟魯哀公二年鄭人擊趙簡子得其蜂旗則其類也漢書曰李廣行無部曲不擊刁斗以自衛孟康曰以銅作燠受一升畫炊飯食夜擊持行彌雄壯士之心足

起橫行之志

言趙王鎮雍伐齊行軍之盛也

况復才人出娉還得賢夫

古詩有邯鄲故才人嫁為厮養婦趙王武臣塞外有夫事注見哀江南賦言今昔趙王同符合契矣

人之城軍中有女子之氣

漢書曰漢軍絕勝追北至范夫人城又曰李陵與單于戰

陵曰土地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又報
趙王詩亦引其事彼云趙王鎮益州與夫人紀豆陵同
行及軍中卒婦此云為雍州牧屬都尉青旗即時春色
大軍東討鎮兵將卒皆有妻婦也
都尉官名漢書張宴注曰主諸官故曰都有卒徒武事
故曰尉月令於春月云載青旗是青為春色也又按漢
書百官公卿表護軍都尉武帝四年屬大將軍大樹已
司馬此言趙王出師載青旗與春同色也

復花開

後漢書曰馮異為人謙退不伐諸將
論功異獨屏樹下軍中號大樹將軍

雲氣浮壘

流星泛枕細舞長歌橫簫直笛當乎此時青雲之上

列子

曰蒲且子連雙
鶴於青雲之上

信不學無術本分沉沉忽逢天造搜揚

仄陋

漢書曰霍光不學無術易曰
天造草昧書曰明揚側陋

今者遂總憲司預聞

刊鼎

本傳云信為司憲中大夫言已為司憲中大夫聞趙王勒功鐘鼎也

獻歲刑書既應

懸法

周禮司寇之職云正月之吉始和布刑於邦國都鄙乃懸刑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扶日而

斂上春木鐸方須徇人

論語孔注云木鐸施政教時所振也正義曰禮有金鐸木鐸鐸

是鈴也其體以金為之明舌有金木之異木鐸是木舌也周禮云教鼓人以金鐸通鼓大司馬教振旅兩司馬

執鐸明堂位云振木鐸於庠是武事振金鐸文事振木鐸也

但年髮已秋性靈久竭

嘉石肺石無以測量

周禮曰大司寇以嘉石平罷民肺石達窮民朝士左嘉石右肺石鄭

注云嘉石文石也肺石赤石也

舌端筆端惟知繁擁

韓詩傳云辯士舌端文士筆端乖

展一月遂涉兩年傾首東瞻山河千里風塵未盡霜露

霓衣仰願珍宜以為身寶

謝趙王示新詩啓

周書列傳云趙王招學庾信體辭多輕豔

某啓鄭叡至奉手教累紙并示新詩八體六文足驚毫

翰

衛恒四體書勢曰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

曰殳書八曰隸書王莽使司空甄豐校文字部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二曰奇字三曰篆書四曰佐書

即隸書也五曰繆篆六曰鳥書文賦云或含毫而邈然善云臺謂筆臺也王逸楚辭注曰銳毛為毫漢書音義

韋昭曰

翰筆也四始六義實動性靈

詩序云是謂四始詩之至也箋云始者王道興衰之

所由正義曰四始者鄭答張逸云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詩序又云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

四曰興五曰落落詞高飄飄意遠文異水而湧泉筆非雅六曰頌

秋而垂露藏之山巖可使雲霧鬱起濟之江浦必當蛟

龍繞船首夏清和聖躬怡裕琉璃彤管鵲顧鸞廻左氏傳曰

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杜注云彤管赤管筆也庾肩吾書品序曰波回墮鏡之鸞楷顧雕陵之鵲並以篆籀重

復見重昔時言婉轉綠沈猿驚雁落梁簡文詩云吳戈夏服箭驥馬綠沈

趙王善書也舟知綠沈言弓也猿驚楚養由基事雁落魏更羸事言其善射也又按綠沈是其色也王羲之筆經云有人以

綠沈漆管見遺鄴中記曰石虎造象牙桃枝扇或綠沈色或木蘭色或紫柑色梁武帝西園食綠沈瓜皆是綠

沈色也杜甫詩云苔臥綠沈鎗楊巨源詩云枝獵綠沈鎗亦謂鎗柄漆飾矣云婉轉綠沈猿驚雁落者蓋以色

名其弓者也

下風傾首以日為年

下風子山自謂也左氏傳晉大夫曰羣臣敢在下

風十七帖云遲此期以日為歲言已與趙王別有一日三秋之感也

犍為舍人實有誠願

碧雞主簿無由遂心

漢書地理志曰犍為郡武帝建元六年開屬益州又云越嶲郡青蛉

禺同山有金馬碧雞又王褒傳云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寶可祭祀致也宣帝使褒往祀焉褒於道病死列仙傳云赤斧者巴戎人也為碧雞祠主簿按犍為郡屬益州碧雞出越嶲郡亦益州之寶言趙王出使益州已欲從

無由也

寂寞荆扉疎蕪蘭徑驂駕來梁未期卜日遣騎

致鄴希岳枉道

柏梁詩梁孝王曰驂駕駟馬從梁來魏文帝與梁朝歌令吳質書曰今遣騎到

鄴故使枉道相過

謝趙王賚絲布等啓

按趙王所賚許賜疑是蒼頭或是下客故
內楊池掘荷以下明是役奴遣客之詞也

鄭叡至蒙賜絲布綾等十段王褒至又賜許賜錢等望
外之恩實符大賚非常之錫乃溢生涯曳練且觀無勞

白馬之望

論衡曰孔子與顏淵俱登魯東山望吳閭門
謂顏淵曰爾何見曰一尺練前有生藍子曰

白馬廬
芻也

流泉欲委佇見青鳧之飛

周禮有泉府鄭司農
云故書泉或作錢洞

冥記曰帝升望月臺有三青鴨化為三小童皆著綺文
襦各握鯨文大錢置帝前又千寶搜神記曰南方有蟲
名青蚨大如螯子取其子母即飛來不以遠近雖潛取
其子母必知處以母血塗錢八十一文以子血塗錢八

十一文每市物或先用母錢或先用子錢皆復飛
歸輪轉無已故淮南子術以之還錢名曰青蚨 楊池

掘荷李園移樹既欣谷利彌思青林 王褒僮約云楊氏
池中擔荷往來市

聚吳志李衡遣客作宅種樹千株江表 陳留下粟有媿
傳谷利孫權奴青林疑亦奴名未詳

深恩 論衡云建武 檄陽雨金翻慚曲施 史記曰秦獻公
十八年雨金檄

陽 靈臺久客從此數炊 三輔決錄曰第五頡倫之小子
洛陽無故人鄉里無田宅客止

靈臺中或 十日不炊 黍谷長寒於今更暖 劉向別錄曰鄒衍在燕
有谷寒不生五穀鄒衍

吹律而溫 從雲夢之田不踰此樂 漢書相如子虛賦曰
僕樂王之欲夸僕以

車騎之衆而對以雲夢之事也得豐城之劍未均斯喜
張揖曰楚數也在南郡華容縣

豫章記曰吳未亡時恒有紫氣貫於牛斗之間雷孔章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為豐城令至縣移獄掘地得二劍龍淵太阿謹啓

謝趙王賚絲布啓

某啓奉教垂賚雜色絲布三十段

按趙王賚信下賚荀娘其款至如此去

冬凝閉今春嚴勁

夏侯孝若寒雪賦曰嚴氣枯殺玄澤閉凝

雪似瓊田凌如

鹽浦

瓊田玉田也十洲記曰祖洲有不死之草生瓊田中凌冰也周禮曰凌人掌冰鄭注凌冰室晉書謝

朗詠

雪云似撒鹽空中言去冬今春天寒嚴閉視積雪凝冰白如瓊田鹽浦也

張超之壁未足

郭風

未詳後漢書文苑傳曰張超字文並河間鄭人也有文才又善於草書疑即是人或其家貧不足郭

風
袁安之門無人開雪

汝南先賢傳曰時大雪積地丈餘洛陽令自出按行見人家皆

除雪出有乞食者至袁安門無有行路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戶見安僵臥問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餓不

宜千人令以為賢舉為孝廉也覆鳥毛而不暖燃獸炭而逾寒

晉朝雜記洛下

少炭羊琇擣小炭屑以物和之作獸形用以溫酒

遠降聖慈曲垂矜賑

言當此嚴寒之

候蒙趙王賚絲布也

論其蠶月殆罄桑車津實秉杼幾空織室

蠶書

曰月當大火則浴其種三輔黃圖曰織室在未央宮又有東西織室言所養之多也

遂令新市數

錢忽疑敗

疑作販

綵平陵月夜驚聞擣衣

郡國志新市屬江夏平陵屬右

扶風江夏梁之郢州子山故國也後周都長安京兆馮翊扶風漢之三輔言已本羈旅得此絲布忽疑新市販

綵而來在此平陵驚聞
擣帛裁衣若將寄遠也

妾遇新繅自然心伏

古詩云新人從門入

故人從門去新人工織繅故人工織素織繅且一匹織素五丈餘將繅來比素新人不如故

妻聞裂

帛方當含笑

史記曰周幽王后好聞裂繒聲

莊周車轍實有涸魚

莊子云莊

周謂監河侯曰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升斗之水以活我哉

信陵鞭

前原非窮鳥

列士傳曰魏公子無忌方入有鳩飛入巢下見一鷄在屋令縱鳩鷄逐而殺之公子

為不食曰鳩避患歸無忌竟為鷄所得吾負之鄰國捕得鷄三百餘頭以奉公子一鷄獨低頭不敢仰視乃取殺之後漢書曰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著窮鳥賦仰蒙經濟伏荷深慈謹啟

又謝趙王賚息絲布啟

本傳云子立嗣荀娘豈度立小字耶苟一作苟

某啓某息荀娘昨蒙恩引曲賜絲布等五段南冠獲宥

既預禮延

左傳南冠而縶又云
羈旅之臣幸若獲宥

稚子勝衣還蒙拜謁

史記

曰楚懷王
緝子子蘭

關尹津梁之織鄴地雙絲

陸剌鄴中記曰鄴
有大登高小登高

錦有大光明
錦小光明錦

扶風采文之機仙園獨繭

子虛賦云曳
獨繭之榆柰青

衿宜製書生無廢學之詩

毛萇曰青衿
學子所服也

春服既成童子

得雩沂之舞

出論語

况復棲鳥挾子同知桂樹之恩

古樂府云

鳥生八九子
端坐秦氏桂樹間

澤雉將雛共喜行春之令

後漢書曰魯
恭為中年令

螟不入中年袁安使肥親往廉之隨行阡陌俱坐桑下
有雉過其傍傍有童兒親曰捕之兒言雉方雛親以豎

子有
仁心
根株一潤枝葉俱榮謹啓

謝趙王賚白羅袍袴啓

趙王所賚白羅袍袴皆冬時具也覽啓內便知

某啓垂賚白羅袍袴一具

按下文袍袴似著綿者爾雅袍襜也左傳重襜衣裘程

據上表空論雉頭

晉咸寧起居注曰太醫司馬程據上雉頭裘一領詔於殿前焚之

王

恭入雪虛稱鶴氅

晉書曰王恭字孝伯恭美姿儀人多愛悅或目之云濯濯如春月柳被鶴

氅裘涉雪而行孟昶窺見之嘆曰此真神仙中人也

未有懸機巧縹變躡奇文鳳

不去而恒飛花雖寒而不落

謂羅上織成花鳳文也

披千金之暫

暖棄百結之長寒

說苑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皮也王隱晉書曰董威於市得碎繒輒以為

衣號曰永無黃葛之嗟方見青綾之重

吳越春秋云越王自吳還國苦

身勞心懸膽於戶出入嘗之曰吳王好服之離體使國中男女入山采葛作黃絲之布欲獻之吳王乃增之以封越國大悅采葛之婦傷越王用心之苦乃作何苦之詩漢武帝內傳曰王母二侍女年可十六七服青綾之

鞋對天山之積雪尚得開襟

史記索隱曰祁連山一曰天山亦曰白山在張掖酒

泉二郡界西河舊事曰白山冬夏有雪故曰白山匈奴謂之天山過之皆下馬馬去蒲類海百里之內後漢明帝紀注云天山即祁連山

冒廣樂之長風猶當揮汗

列子

曰鈞天廣樂此云廣樂疑作廣莫淮南子曰北方廣莫風江賦云長風颭以增扇廣莫颭而氣整

白龜

報主終自無期

幽明錄曰晉咸康中豫州刺史毛寶戍郛城有一軍人於武昌市得一白龜長

四五寸置甕中養之漸大放江中後郛城遭石氏敗赴江者莫不沈溺所養人被甲入水中覺如墮一石上須臾視之乃是先放白龜既得至岸迴顧而去亦見搜神後記

黃雀謝恩竟知何日

吳均

續齊諧記曰弘農楊寶至華陰山見一黃雀傷癰甚多寶懷之以歸置巾箱中啖以黃花積年乃去是夕寶三更讀書有黃衣童子曰我王母使者昔使蓬萊為鵩梟所搏蒙君之仁愛見救今當受賜南海別以四玉環與之曰今君子孫潔白從登三公事如此環矣寶名位日隆子震震生秉秉生彪四世名公

謝滕王賚巾啓

奉教垂賜鹿子巾一枚解角新胎戴藤初孕

交州記康頭山鹿額

上戴科藤落星交映連珠疎點盤龍之刀既剪長命之縷仍

縫

盤龍謂剪刀之上刻為盤龍用以裁剪也長命謂巾縫以長命之縷也三輔黃圖曰戚夫人侍兒賈佩蘭

說在宮時八月四日出雕房北戶竹下圍幕勝者終年有福負者疾病取絲縷就北斗星辰求長命乃免翠

羽懸推芙蓉高讓

廣州志云交趾蒼梧以翡翠為幘神仙服食經云漢武帝閒居未央殿有

人駕白鹿冠芙蓉冠曰我中山衛叔卿也

遊斯隱士足笑鼓皮

鼓疑穀後漢周黨傳云穀

皮綃頭注

入彼春林方誇笋籜

漢書曰高祖為亭長以竹皮為冠服虔曰籜竹

皮也師古曰竹皮笋皮謂笋上所解之籜也今人亦往往為笋皮巾古之遺制也

某蓬鬢鬆颭

衰容耆朽三秋不沐寶荷今恩十年一冠彌欣此賚

莊子

曰曾子居衛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

謹啓

謝明皇帝賜絲布等啓

臣某啓奉勅垂賜雜色絲布綿絹等三十段銀錢二百

文某比年以來殊有闕乏白社之內拂草看冰

晉書曰董京常

宿白社中

靈臺之中吹塵視甌

三輔決錄注曰第五頤字子陵為郡功曹位至

諫議大夫洛陽無主人鄉里無田宅客止靈臺中或

十日不炊後漢書范丹傳歌曰甌中生塵范史雲

慙

妻狠妾既嗟且憎瘠子羸孫虛恭實怨王人忽降大賚

先臨天帝賜年無踰此樂仙童贈藥未均斯喜張袖而

舞玄鶴欲來

玄鶴注見齊王進蒼鳥表及進象經賦表

撫節而歌行雲幾斷

博物志曰秦青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所謂舟楫無岸海若為之反風

漢書師古注曰楫所以刺船也莊子北海若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博物志云風山之首高三百里風穴如電突深三十里春風自此而出也何以知還風也假令東風雲反從西來說說而疾此不旋踵立西風矣所以然者諸風皆從上而下或薄於雲雲行疾下雖有微風不能上上風來則反矣

薺麥將枯山靈

為之出雨

淮南子曰陰生於午故五月為小刑薺麥亭歷枯又云薺冬生於中夏死麥秋生夏死高誘

曰薺水也水王而生土王而死麥金也金王而生土王而死按薺麥枯於仲夏正梅雨時也

况復全

抽素繭雪板疑傾

言其白也

併落青鳧銀山或動

啓謝綠等當有錢矣

青鳧注見上篇

是知青牛道士更延將盡之命

漢武帝內傳曰封君達隴西人初服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

黃連五十餘年入為舉山服水銀百餘年還鄉里如二十者常乘青牛故號青牛道士聞有病死者識與不識便以腰間竹管中藥與服或下鍼應手皆愈不以姓名語人間聞魯女生得五嶽圖連年請求女生未見授并告節度二百餘歲

白鹿真人能生已枯之骨

神仙傳曰中

乃入玄丘山去

乘雲車駕白鹿見漢武帝帝將臣之叔卿不言而去武帝悔求其子度世今追其父度世登華山見父與數人博石上勅度世今還山古樂府云仙人騎白鹿髮短耳何長導我上太華攬芝獲赤幡來到主人門奉藥一玉

箱主人服此藥身體日康

雖復拔山超海負德未勝

言恩德甚重雖巨鼃不能負也漢書項羽曰垂露懸針力拔山兮氣蓋世孟子曰挾泰山以超北海垂露懸針

書恩不盡

庾肩吾書品序流星疑燭垂露似珠參差倒

難既思種種柳之謠長短懸針復想定情之製

酉陽雜俎云百體中有垂露體懸針體言恩德不勝書也蓬萊謝恩之雀白玉四環

千寶搜神記曰漢時弘農楊寶年九歲時至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為鷗臬所搏墜於樹下為螻蟻所困寶見憐之取歸置巾箱中食以黃花百餘日毛羽成朝去暮來一夕三更寶讀書未臥有黃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西王母使者使蓬萊不慎為鷗臬所搏君仁愛見拯實感盛德乃以白環四枚與寶曰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事當如漢水報德之蛇明珠一寸千寶搜神記曰昔隨侯此環漢水報德之蛇明珠一寸因使入齊路行漢水沙邊見一小蛇可長三尺於熱沙中宛轉頭上血出隨侯見而憐之下馬以鞭撥於水中語曰汝若是神龍之子當願擁護於我言訖而去至於齊國經二月還復經此道有小兒手把一明珠當道送與隨侯曰昔日深蒙救命甚重感恩聊以奉贖侯曰小兒之物詎可受之不顧而去至夜又夢小兒持珠與侯曰兒乃蛇也早蒙救護

生全今日答恩不見垂納請受之無復疑侯驚異迫旦見一珠在牀頭乃收之而感曰傷蛇猶解知恩重報在人反不知恩乎侯歸持珠進納見迷元由終身食祿耳左傳漢東之國隨為大故曰漢水某之觀此寧無愧心直以物受其生於天不謝謹啓

謝趙王賚犀帶等啓

奉教垂賚犀裝帶錢十貫魏君寶帶特賜劉楨

典略曰文帝常

賜劉楨廊落帶其後師死欲借取以為像因書嘲楨曰夫物因人為貴故在賤者之手不御至尊之側今雖取之勿嫌其不反也楨答曰楨聞荆山之璞曜元后之寶隨侯之珠獨衆士之好南垠之金登窈窕之首鯉貂之尾綴侍臣之幘此四寶者伏朽石之下潛汙泥之中而揚光千載之上發采疇昔之外亦皆未能初自接於至

尊也夫尊者之服卑者所修也貴者所御賤者所先也故夏屋初成而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熟而農夫先嘗其粒恨楨所帶無他妙飾若寶珠異尚可納也楨辭旨妙巧類皆如是

趙王國租偏資裴

楷晉書曰裴楷字叔則梁趙二王國之近屬貴重當時楷歲請二國租錢百萬以散親族人或譏之楷曰損

有餘以補不足貫藏文馬如燒安息之銀史記大宛傳曰安息在大月氏

西可數千里以銀為錢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效王面馬漢書西域傳曰其錢獨文為人而幕為騎面又云

以銀為錢獨為王面幕為夫人面王死輒更鑄錢韋昭曰幕錢背也荀悅曰幕音慢無文面也帶插通

犀似獵雲南之獸通犀通天犀也一名駭犀抱樸子曰通天犀有白理如綆者以盛朱置

犀難中難欲往啄米至輒驚走故南人名為駭犀異物志曰角中特有光耀白理如線自本達末則為通天犀

後漢郡國志云邪龍雲南屬永昌郡

北郭騷之長貧是所甘悵

說苑曰北郭騷踵見

晏子曰竊說先生之義願乞所以養母者晏子使人分倉廩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有間晏子見疑於景公出奔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養及親者身更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白之遂造公庑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今去齊國齊國必侵方必先國之侵也不若先死請絕頭以白晏子遂巡而退因自殺也公聞之乘駟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請而反之晏子聞北郭騷之死白已太息而嘆曰嬰不肖罪過固其所也而士以身明之哀哉

南宮敬之載寶殊非念望

檀弓曰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

若是其貨喪不如速貧之為愈也鄭注云敬叔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蓋嘗失位去魯載其寶來朝於君按左傳孟僖子卒南宮敬叔師事仲尼北郭喻有母南宮喻父肩吾已卒也言已受賜但如北郭之乞養不效南宮之重

貨花開四照惟見其榮

山海經曰招搖之山有木焉其狀如穀而異理其花四照其名

曰迷穀佩之不迷

鼇戴三山深知其重

列子夏革曰渤海之東有歸塘其中有五山焉

帝命禺強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五山峙而不動玄中記曰鼇巨龜也

昔沈義將盡逢司

命而還生

神仙傳曰沈義者吳都人學道於蜀中但能消災治病救濟百姓不知服食藥物功德感

天天神識之義與妻賈共載詣子婦卓孔寧家還逢白鹿車一乘青龍車一乘白虎車一乘從者皆數十騎皆朱衣仗矛帶劍輝赫滿道問義曰君是沈義否義愕然不知何等答曰是也騎人曰義有功於民心不忘道自少小以來履行無過壽命不長年壽將盡黃老遣仙官來下迎之須臾有三仙人羽衣持節以白玉簡青玉介丹玉字授義遂載義昇天禮記曰王立七祀曰司命鄭注曰司命主督察三命文昌六星有司中司命春秋佐

助期曰司命神名為滅黨長八尺小鼻望羊多髭癯瘦通於命運斯度士燮行埋值仙人

而更活

神仙傳曰士燮嘗病死已三日仙人董奉以一丸藥與服以水含之捧其頭搖之食頃即開目

動手顏色漸復半日能起坐四日復能語遂復常奉字君異侯官人也今日慈矜斯之謂

矣馬前驅而導路或似識恩

晉元帝紀曰蕩陰之敗帝懼禍出奔成都王穎先令

諸關無得出貴人帝既至河陽為津吏所止從者宋典後來以鞭策帝馬而笑曰舍長官禁貴人汝亦被拘耶

吏乃

聽過雞未曉而開關容能報主

史記曰孟嘗君為秦所囚有能為狗盜者入宮

取所獻狐白裘賂幸姬得出夜半至函谷關秦昭王後悔出孟嘗君即使人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為雞鳴而雞盡鳴遂發出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孟嘗君出乃

還
謹啓

謝趙王賚米啓

某啓奉教垂賚米十石丹烏銜秘既集西周

尚書中候曰有火自

天止於王屋流為赤烏以穀俱來師古漢書注謂武王伐紂師渡孟津之時也

黃雀隨車還飛

東市

神仙傳曰成武丁聞羣雀鳴而笑曰市東車翻覆米羣雀相呼往食遺視之信然國策曰黃雀俯啄

百粒潰而為種不無霜雪之情

汜勝之書云取雪汁漬原蠶屎五六日和穀種之能

繁旱故謂雪為五穀精也取以論兵即有山川之勢

後漢書曰馬援於帝前聚米為

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

某陋巷簞瓢櫛風沐雨

論語云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鄭注曲禮云圓曰簞方曰筭淮南子曰禹沐浴霖雨櫛扶風高誘曰禹勞力天下不避風雨以久雨為沐浴扶風疾風以疾風為梳櫛也剝榆皮於秋塞掘蟄鷲於寒山

漢書注如淳曰長榆塞名王恢所謂樹榆以為塞者也師古曰在朔方衛青所云榆葉舊塞是也晉

書曰邠鑒避難於魯國澤中掘野鼠蟄鷲以食之仰費國租遂開塵甑

世說曰梁王趙

王國之近屬貴重當時裴令公歲請二國租錢數百萬以卹中表之貧者或譏之曰何以乞物行惠裴曰損有餘以補不足天之道也後漢書曰范冉結草室而居所止單陋有時絕粒窮居自若言貌無改閭里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

范萊蕪范冉一作范丹

非丹竈而流珠異荆臺而炊

玉

江淹別賦云守丹竈而不顧銑曰丹竈鍊丹竈也韓子曰卞和得璞玉於楚山之下按荆臺楚襄王雲夢

之臺亦楚地也淮南子曰譬若鍾山之
玉炊以礪炭三日三夜而色澤不變
東方朔之奉米

既息長饑

漢書曰東方朔待詔公車奉祿薄未得省見
久之朔始朱儒曰上以若曹無益於縣官徒

索衣食今欲盡殺若曹朱儒大恐有頃上過朱儒皆號
頓上問何為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上知朔多
端召問朔何恐朱儒為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
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亦奉一
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饑欲死臣言可用
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上因使待詔
於金馬門西門豹之墾田方慚此賚
史記西門豹為鄴令發
民墾十三渠灌田皆溉

謝趙王賚乾魚啓

某啓蒙賚乾魚十番醴水朝浮光疑朱鼈

山海經曰珠
鼈之魚其狀

如肺而有目六足有珠郭云螢音鼈呂氏春秋曰醴水之魚名曰朱鼈六足有珠百碧高誘曰醴水在蒼梧環九疑之山其魚六文鰩夜觸翼似青鸞山海經曰泰器足有珠如蛟皮也西流注於流沙是多文鰩魚狀如鯉魚身而鳥翼蒼文而白首赤喙常行西海遊於東海以夜飛其音如鸞雞其味酸甘食之已狂見則天下大穰吳都賦云文鰩夜飛而觸綸况復洞庭鮮鮒溫湖美鮒晉太康地記曰武昌南湖通江夏有水冬則涸靡所產植陶太尉立塘以遏水常自不竭因取瑯邪郡隔湖菱魚以著湖菱甚甘美異於他湖所產鮒魚長三尺神異經曰東南海中有烜洲洲有溫湖鮒魚生焉其長八尺食之宜暑而避風寒廣雅曰鮒一名鱖今之鮒也

波瀾成雨鱗甲防寒某

本吳人常想江湖之味及其饑也惟資藜藿之餘

左氏傳曰

斬之蓬蒿藜藿而食之太史公自序曰藜
藿之羹正義曰藜似藿而表赤藿豆葉也
茲賚渥恩膏

腴流竈不勞獅子之亭即勝雷池之長

皆吳地按金陵西獅子山晉元

帝渡江易名廬龍山郭璞江賦曰其旁則有
雲夢雷池李善注云張勅吳錄曰雷池在皖
翻驚河伯

獨不愛人

莊子曰於是河伯忻然自喜音義曰河伯姓馮名夷一名冰夷一云姓呂名公子馮夷是

公子之妻抱樸子曰馮夷華陰人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為河伯

足笑任公終年

垂釣

莊子曰任公子為大釣巨綸五十犗以為餌蹲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

之憚赫
謹啓
千里

謝滕王賚馬啓

某啓奉教垂賚烏騮馬一匹柳谷未開翻逢紫鸞

搜神記曰

張掖之柳谷有開石馬其文有五馬象魏晉代之興也西京雜記曰文帝有紫鸞騮

陵源猶遠忽

見桃花

陶潛桃花源記曰武陵人捕魚為業忽逢桃花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中人云先世避秦來

此爾雅曰黃白雜毛駐郭璞注云即今之桃花馬也言馬名桃花即類武陵源矣

流電爭光浮

雲連影

西京雜記曰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匹號為九逸一名浮雲一名赤電

張敞畫眉

之暇直走章臺

漢書曰張敞為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無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使御

史驅自以王濟飲酒之歡長驅金埒

世說曰王武子被責移第北邙時人

多地貴濟好馬射買地作埒謹啓

編錢匝地竟埒時號曰金埒

謝滕王賚猪啓

某啓奉教垂賚肥豕一腔

朝野僉載云按後一腔東猪肉是猪稱腔

白腹

疑作

頭見珍度遼東之水

後漢書朱浮責彭寵書曰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

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為遼東豕也

赤欄為重對襄陽之

城

水經注曰沔水又東逕豬蘭橋橋本名荻蘭橋橋之左右豐蒿荻於橋東劉季和大養豬裏陽太守曰此

中豬屎臭可易名豬蘭橋百姓遂以為名矣

忽降全恩謹充炮烙孫弘牧於

溜水惟以求錢

漢書曰公孫弘少時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

卜式養於

上林豈知其味

漢書曰卜式以田畜為事入山牧羊羊致千餘頭買田宅時漢方事匈奴式願

輸家財半助邊上不報會渾邪等降縣官費衆倉府空
無以盡贍式復持錢二十萬以給名拜為中郎初式不
願為郎上曰吾有羊在上林欲令子牧之式既為郎布
衣草蹠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其羊所善之式曰非
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上奇其言歷位至御史大夫按
卜式乃牧羊非牧豕也疑是梁鴻養於上林誤文也後
漢書曰梁鴻受業太學家貧而尚介節學畢乃牧豕於
上林苑中曾誤遺火延及他舍鴻乃尋訪燒者問所去
失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為少鴻曰無他財願以身居
作主人許之因為執勤不懈朝夕鄰家耆老見鴻非恒
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於是始敬
異焉悉還其豕鴻不受而去歸鄉里矣

謹啟

謝趙王賚馬并織啟

奉教垂賚紫騮馬并銀釘乘具紫紬織一張上天降雨

特垂深澤若木流光偏蒙私照廻茲翠蓋事重劉基之

恩

吳志曰劉繇長子基字敬興權大暑時嘗於船中宴飲於船樓上值雷雨權以蓋自覆又命覆基餘人不

得也其見

降此青驪榮深李忠之賜

後漢書曰李忠字仲都東萊黃人也

與任光同奉世祖以為右大將軍封武固侯從攻下屬縣至苦陞世祖會諸將問所得財物惟忠獨無所掠世祖曰我欲特賜李忠諸卿得無望乎

北部丹帷更須高

擢

後漢書賈琮為冀州刺史車垂赤帷而行及至州自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何反垂帷於車以自掩蔽乃

命御者塞

西河竹馬即已郊迎

後漢書曰郭伋治并州童兒皆騎竹馬來迎

去其帷

在命之輕鴻毛浮於弱水

司馬遷報任安書曰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陽泉養

性賦云况性命之幾微如鴻毛之漂輕玄中記知恩之曰天下之弱者有崑崙之弱水鴻毛不能勝也

重黿背負於靈山

列仙傳曰巨黿負蓬萊山而升況復滄海之中玄中記曰黿巨龜也

驚鴻別水但見徘徊黃鶴去關惟知反顧棲戀之心事

同於此

洛神賦曰翩若驚鴻李陵贈蘇武詩曰黃鵠一遠別千里顧徘徊

謝趙王賚雉啓

夏翟秋飛江鵬春澗

禹貢曰羽畎夏翟孔傳曰夏翟翟雉名左氏傳曰五雉為五正杜注

曰雉有五種西方曰鷩雉東方曰鷮雉南方曰翟雉北方曰鷩雉伊洛之南曰鵬雉釋鳥云鷩山雞樊光曰其羽可持而舞毛詩曰右手秉翟郭璞云長尾者

釋鳥又云伊洛而南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鵬

中牟縣

之客遂得坐觀

東觀漢紀曰魯恭為中牟令螟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

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其旁旁有童兒親曰何不捕之兒言雉方雛親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化迹耳

今蟲不犯境一異也化及鳥獸二異也豎子有仁心三異也具以狀白安賈大夫之妻已應

含笑

左氏傳曰昔賈大夫惡娶妻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

仰費中

廚來供下客

曹子建詩云中廚辦豐膳

山川道遠口腹知恩

書

為梁上黃侯世子與婦書

北齊書曰蕭慤字仁祖梁上黃侯暕之子天保中入國武平太子洗馬慤工於詩詠曾秋夜賦

欽定四庫全書

庚子山莊
卷八

詩云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為知音所賞顏氏愛其蕭散宛然在目潁川荀仲舉瑯琊諸葛漢亦以為爾按此知慙亦善屬文者也昔陸機入洛有代彥先之詞何遜裁書有為衡山之札才子詞人自能揮翰而夫妻致詞間多代作此亦感其熱婉之情代傳別恨可以舊契無去者也慙本梁朝宗室疑江陵陷後隨例入關若非隔絕即是俘虜此書摹暫離之狀寫永訣之情茹恨吞悲無所投訴殆亦江南賦中臨江愁思之類也

昔仙人導引尚刻三秋

千寶搜神記曰漢時有杜蘭香者自稱南康人氏以建業四年

春數詣張傳傳年十七望見其車在門外婢通言阿母所生遣授配君可不敬從傳先名改碩碩呼女前視可十六七說事邀然久遠有婢子二人大者瑩支小者松支鈿車青牛上飲食皆備作詩至其年八月旦復來作

詩云云出著豫子三枚大如雞子云食此令君不畏風
波辟寒溫碩食二枚欲留不肯令碩食盡言本為君作
妻情曠遠以年命未合其小乖大歲東方卯當還求君
蘭香降時碩問禱祀何如香曰消魔自可愈疾淫祀無
益香以藥為消魔按上黃侯書是夫妻離別之辭言杜
蘭香下嫁張碩以八月旦至是仙人導引尚刻三秋之
期也

神女將梳

疑作疏

猶期九日

干寶搜神記曰魏濟北從事掾弦超字義起以嘉平

中夜獨坐宿夢有神女來從之自稱天上玉女東郡人
姓成公字智瓊早失父母天帝哀其孤苦遣令下嫁從
夫夢三四夕一旦顯然來遊自言年七十視之如十五
六女車上有壺檯青白瑠璃五具飲啗奇異饌具醴酒
與超共飲遂為夫婦經七八年父母與超娶婦之後分
日而燕分夕而寢夜去晨來倏忽若飛惟超見之他人
不見雖居閭室輒聞人聲常見踪跡然不覩其形後人
怪問漏洩其事玉女遂求去云我神人也雖與君交不

欽定四庫全書

庚子山集

卷八

願人知而君性疎漏我今本來已露不復與君通積年
交結恩義不輕一旦分別豈不愴恨贈詩一首把臂告
辭涕泣流離肅然升車去若飛迅去後五年超奉使至
洛到濟北魚山下陌上西行遙望曲道頭有一車馬似
智瓊驅馳前至果是也遂披帷相見悲喜交切同乘至
洛遂為室家克復舊好至太康中猶在但不日日往來
每於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日且十五
日輒下往來經宿而去張茂先為之作神女賦言智瓊
之踪跡將疏猶期九月九日可會也按智瓊與弦超刻
期有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日及旦十
五日此云九日未有龍飛劍匣鶴別琴臺豫章記曰雷
煥子爽為建
安從事經淺瀨劍忽於腰中躍出入水乃變為龍見二
龍相隨而逝焉按劍雖有終合之論然在豐城得劍之
後孔章茂先各持其一亦似別離時也蔡邕琴操曰商
陵牧子娶妻五年無子父兄欲為改娶牧子援琴鼓之

歌別鶴以舒其憤懣故曰別鶴操嵇康琴賦云千里別
鶴陶潛詩曰上絃驚別鶴下絃操孤鸞益州記曰司馬
相如宅在州西琴橋北百步許李膺曰市橋西二百里
得相如舊宅今梅安寺南有琴臺龍飛鶴別喻夫婦遠
離也莫不銜怨而心悲聞猿而下淚宜都記曰猿鳴三聲
淚沾裳已上言蘭香

下嫁之日尚有三秋可期智瓊求去之後猶有九日可
會未有分兩龍於劍匣別雙鶴於琴絃如今之悲淚也
人非新市何處尋家別異邯鄲那應知路後漢書郡國
志曰江夏郡

南新市侯國有離鄉聚綠林史記秦本紀曰昭襄王八
年使將羊戎攻楚取新市注云晉帝紀曰江夏有新市
漢書張釋之傳曰上指視慎夫人新豐道曰此邯鄲
鄲道也張宴曰慎夫人邯鄲人也言不能相見也想鏡

中看影當不含啼欄外將花居然俱笑范泰鸞鳥詩序
曰昔罰賓王得

鸞鳥懸鏡以照之鸞觀影而鳴一奮而絕言彷彿相見之時也分杯帳裏却扇牀前故

是不思何時能憶

儀禮昏禮云四爵合卺鄭注云卺破瓢也四爵兩卺凡六為夫婦各三酌

一升曰爵世說曰溫嶠娶姑女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嫌是老奴果如所疑何遜看新婦詩曰如何花燭夜輕扇掩紅粧後李商隱詩有代董秀才却扇成婚之夕遂以却扇為名有却扇詩催粧詩言昔成婚之時可當學海神逐潮風而來往神異經曰西海水足思憶也當學海神逐潮風而來往上有人乘白馬朱髮白衣玄冠從十二童子馳馬海上如飛如風名曰河伯使者或時上岸馬跡所及水至其處所之國雨水滂沱暮勿如織女待填河而相見淮南子曰烏鵲填河則還河成橋而渡織女按海神織女二語似上黃世子夫婦南北隔絕之辭也

乾坤
廣潤

庾子山集卷八